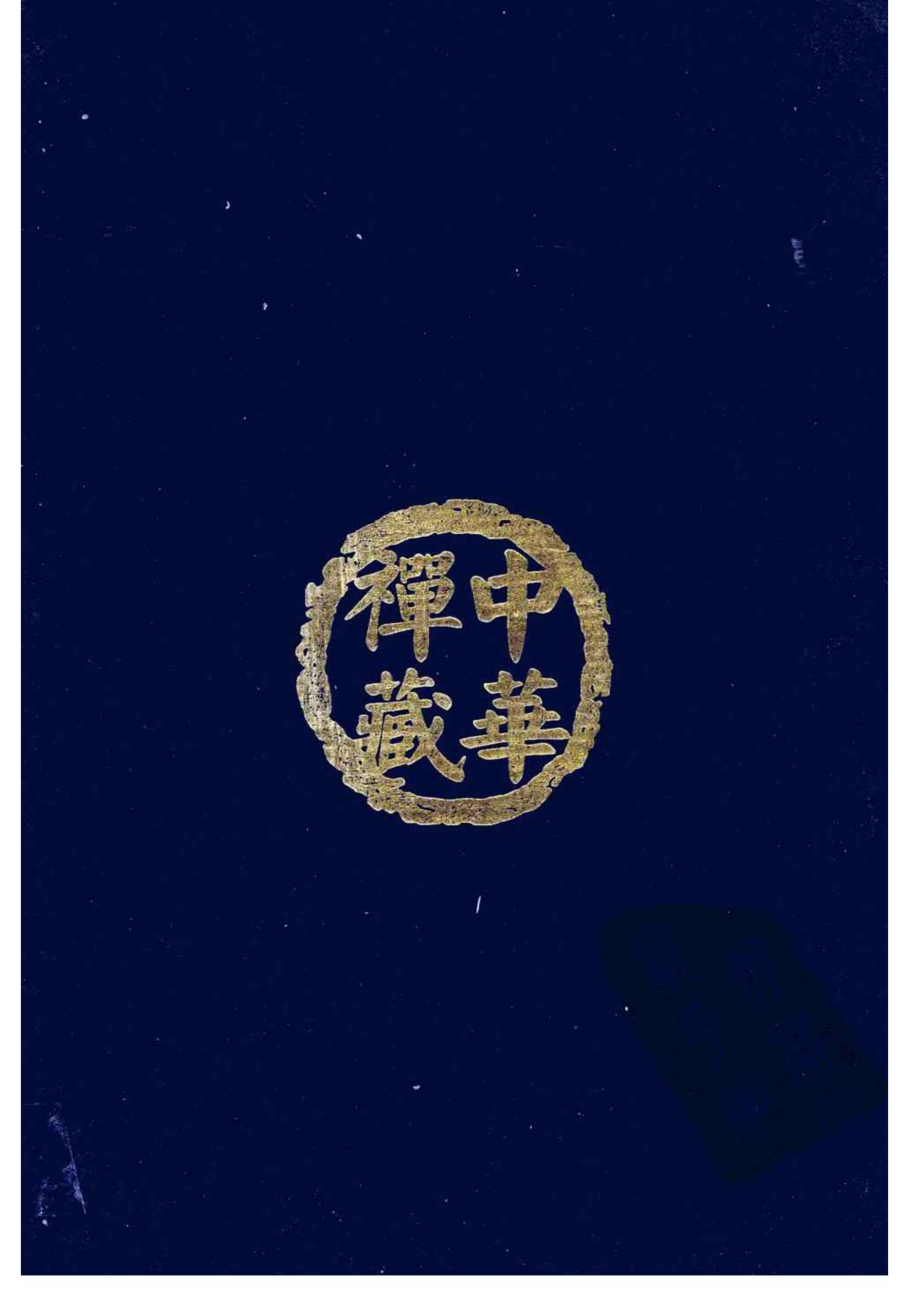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

（10）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指月錄 解題

編譯組

全書三十二卷，明·瞿汝稷集。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九年）完成，三十年刊行。又稱「水月齋指月錄」。

所謂「指月」，是以「指」喻言教，以「月」比佛法。禪宗以「一絲不掛」為上乘，「萬慮皆空」為至德。主張不立文字，不下注腳，親證實相，方為究竟，認為一切言教無非示機之方便而設，如以指指月，使人因指而見月，以言教而顯示實相，言教本身並非實相。

本書集錄自過去七佛至宋大慧宗杲之禪宗傳承法系六百五十人的言行傳略。卷一至卷三收錄過去七佛、應化聖賢、西天祖師（西天二十八祖）；卷四收錄東土祖師，從菩提達磨到六祖慧能；卷五至卷三十收錄慧能下第一世至第十六世；卷三十一、卷三十二為徑山大慧宗杲禪師語錄。

目次

水月齋指月錄原序

嵇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他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僻者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尙交嗤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間雖窮極要眇以開之使勿好友嗑然而笑耳終不爲之移已及其旣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孰足控搏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經語者意不若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隸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

門家言及歲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與霑甘露開蔽艮多旣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欲復聞予則沈酣於是恆語同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眞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爲人人而男冄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穀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於是在架之書卒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壒蔽日予席枕此如握靈犀

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滓濤堀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圭組見逼必謝之兒穉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人嗤予固自嗤矣至乙未積錄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既已喻其僻矣子乃欲使有目者共嗤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歸道徹

欲梓此意益堅且曰子謂此爲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眾僻
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爲發願倡率其弟侄若子梓行
之予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爲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
水月齋指水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云心月
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其質之鑪鞴火蠟
萬曆壬寅夏五月戊寅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書

刻指月錄發願偈有述

釋典雖有宗教兩塗世尊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則何教之非宗乎顧宗門須憑實悟毫不容僞覩古之尊宿幾十年黏胸自許直至末後爲明眼人煆煉過方始開省則悟豈易言哉及其悟後奉戒愈精檢過愈密甚至向折脚鐺下入山磨煉眞悟人氣象如此豈非識法者懼乎今之望見門頭戶口者便謂已證已得從而呵佛罵祖放蕩無檢聲色貨利居然常人而高談澗論明欺一世噫欺世乎自欺乎有日鬚眉墮落嘔血無及在何得歸罪於

宗偈曰

世皆懺罪造福我亦作福滅罪惟有流傳法寶續佛慧命爲最願我生生世世不迷正路修行直取菩提上果徧度法界眾生還願眾生覺悟修行不迷正路聊憑標月指頭正見雲開月露逍遙性海之中當體與佛全同逐一銷除夙習次第到岸登峰慎勿撥無因果莽莽蕩蕩招禍殺盜婬妄不除豈得泥犂免墮還有向上一言頭上便是青天秋月梧桐滴露春風楊柳含烟

萬曆辛丑歲八月初三日吳郡嚴澂和南書

重刻水月齋指月錄原敘

此幻寄道人瞿君所集從上老古錐語也。古德云。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竊符盜璽者紛然。要須有個驗處。所謂驗處者。非有文。非無文。現前逼露。卓卓甯彰。此眞符也。所以古德又云。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玄沙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猶如話月。曹溪竪拂子。還如指月。若夫執指爲月。此晉鄙所以受欺於公子也。僧問雲門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澄波無透路。仰山云。月落千江。體不分水。永嘉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幻寄以

爲我此一齋可攝千江之水月而不免於指月使有能釋指見月者則此錄可不設也是以先師見而亟賞之當時老宿有異議謂俗漢之書學者不當經目先師哂之曰此道如以蛾眉之月祇落錦江不經吳會也余嘗攷五燈並嚴于南北宋而廣燈一集實出李都尉遵勗之手與四燈俱傳如掌五指會元所集咸備述焉亦觀其有實驗于符信否耳幻寄生萬泰閒適當宗門衰晚乃于宦學之暇醉心此道研味有年雖鉤索甚廣亦大率用會元爲胎骨參以諸家同異其便于參悟者在摭拾二派五宗諸師激揚綱要之微言各各綴於

本條之下。使竊符之子。不得行其狡獪。故語備諸家。宗兼旁正。昔大慧杲疾諸方臂香妄授。各存窠窟。乃集正法眼藏一書。并其旁出諸老經教道理。而共存之。張無垢議其不專主張擊石火閃電光者一著子。大慧岸然不顧。何者。一師指授易成窠窟。彼此互頭互奪。然後儱侗不得。支離不得。語不得默不得。一不得。異不得。學者情識無處安立。不得不死却心向自己脚根下。挨拶討下落。及乎挨拶到厺不得處。忽然虛空迸裂。冷灰豆爆。然後自己轉轆轆。活卓卓者。一著子。突然現前。及自家本等受用。既得現前。然後試舉從上諸老宿各

各橫拈豎弄當場縱奪不拘文字者一著子亦無不宛轉的的現前如水中月觸處皆圓如指端月當空湧現先老人有賞于幻寄者此耳至其間出己意雖不能盡無可商然諸家源委俱在目前瑕瑜可以共矚如月之圓缺映水則現幻寄正不欲私一己之駃見蔽人天之眼目也茲錄刻板初藏本家學者購之或艱及破山和尙鋟之嘉禾而江南學者人置一帙於行縢間矣江北獨未之或見余乃命禪者較讐其譌而重鋟之天甯用惠大江以北有志此事者雖然利與害俱藥與病兼世出世間諸法類然此錄本集從上諸聖殺活眼

目。勦絕學者病根。竊窶而聰利之徒。或者記其言句。探其尖新。資其辨利之助。輒謂我有超人之作。據自稱揚。稱鄭塗糊。沒眼長老。誑嚇無知俗子。則非幻寄。及從上諸聖指月者之過。而諸人執指者。自作沒量之罪過。莫謂雲門未會道破。可也。雲門道人宏禮題。

指月錄總目

卷之一

七佛

卷之二

應化聖賢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婆毱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五祖宏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讓嗣 南嶽一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思嗣 青原一世

卷之六

二祖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　向居士

四祖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　牛頭山智巖禪師融禪師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法持禪師嗣持慧方禪師嗣方巖禪師嗣

安國玄挺禪師威禪師嗣　天柱崇慧禪師　二人

徑山道欽禪師鶴林玄素嗣素牛頭威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佛窟惟則嗣則牛頭慧忠嗣忠牛頭威嗣

鳥窠道林禪師徑山欽嗣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　壽州道樹禪師 北宗秀嗣

嵩嶽破竈墮和尚 安國師嗣　嵩嶽元珪禪師 二人

終南惟政禪師 嵩山普寂嗣 寂北宗秀嗣

嵩山峻極和尚 破竈墮嗣

六祖旁出法嗣

司空山本淨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永嘉玄覺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

圭峰宗密禪師 遂州道圓嗣圓荊南惟忠嗣 忠磁洲法如嗣如荷澤嗣

卷之七

常州芙蓉大毓禪師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五台山隱峰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亮座主
百靈和尚
則川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天王道悟禪師據邱碑嗣馬祖
未定宗派二人

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南三百丈嗣

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南三百丈嗣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瑞州五峰常觀禪師

五台山智通禪師 四人　鎮州普化和尚 盤山嗣

壽州良遂禪師 麻谷嗣　虔州處微禪師 西堂嗣

金州操禪師 章敬暉嗣 暉馬祖嗣　戒靈禪師 永泰湍嗣 湍馬祖嗣

五台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三人

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 百丈嗣 溈仰宗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 青三藥山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長慶安嗣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二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趙州嗣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六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 長沙嗣　石梯和尚 茱萸嗣

紫桐和尚 子湖嗣　日容遠和尚 二人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 關南常嗣 常鹽官嗣

漳州羅漢和尚 二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高安愚嗣愚歸宗常嗣

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青四道吾智嗣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二人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船子誠嗣

郢州清平令遵禪師 二人

僧密禪師雲巖晟嗣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翠微學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天二龍潭嗣

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定州善崔禪師　覆盆庵主

虎溪庵主　杉洋庵主

桐峰庵主　嵓上座 十二人

定上座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 青五石霜諸嗣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邵武龍湖普聞禪師

潭州雲蓋志元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張拙秀才 六人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 夾山會嗣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

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寶壽第二世和尚 二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青峰虔嗣 六九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二八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 蟠龍文嗣 夾山會嗣 文

郢州桐泉山禪師 黃山輪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天四 巖頭奯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二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

鳳翔青峰傳楚禪師 洛浦安嗣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雪峰存嗣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龍華照布衲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越州鏡清道怤禪師

報恩懷嶽禪師　安國宏瑫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越山師鼐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十二 八

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 青六曹洞宗曹山嗣　處州廣利容禪師 二八

洪州同安丕禪師 雲居膺嗣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

池州稽山章禪師　朱溪謙禪師

南康雲居道簡禪師 五人

護國守澄禪師 疎山仁嗣

黃檗慧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 三人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 青林虔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白水仁嗣

杭州瑞鹿幼璋禪師 二人

報慈藏嶼禪師 龍牙遁嗣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天四雪峰存嗣雲門宗

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南七潙仰宗資福寶嗣

郢州芭蕉繼徹禪師 芭蕉淸嗣

彭水承天辭確禪師 二人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臨濟宗 南院嗣

鐵胡穎橋安禪師 二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西院明嗣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 天五玄泉彥嗣 彥巖頭奯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羅山閑嗣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 玄沙嗣

安國慧球禪師

福州大章契如禪師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四人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長慶稜嗣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三人

谷山行崇禪師 保福展嗣

漳州報恩道熙禪師

招慶省僜禪師 三人

鼓山智嶽禪師 鼓山晏嗣

報國照禪師 龍華照嗣

衢州烏巨儀宴禪師 鏡淸怤嗣

福州瑞峰志端禪師 安國瑫嗣

保福淸豁禪師 睡龍溥嗣龍 雪峰存嗣

四祖淸皎禪師 白兆圓嗣圓感潭 資嗣資德山鑒嗣

太龍智洪禪師 二人

同安志禪師 青七曹洞宗 同安丕嗣

廬山佛手行因禪師 鹿門眞嗣 眞曹山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草庵義嗣 義曹山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 廣德延嗣 延曹山嗣

廣德用禪師 二人

石門慧徹禪師 石門蘊嗣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天五雲門宗雲門嗣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禪師　隨州雙泉師寛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　洞山淸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雲門朗上座　十一人

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南八臨濟宗風穴嗣

廣慧眞禪師 二人

黑水和尚 天六黄龍機嗣

棗樹第二世和尚

呂巖眞人 三人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 羅漢琛嗣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三人

酒仙遇賢禪師 龍華球嗣球 長慶稜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青八曹洞宗 同安志嗣

懷安雲頂德敷禪師 護國遠嗣遠護國 澄嗣澄疎山仁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天六雲門 宗香林嗣

韶州大歷和尚 白雲祥嗣

連州寶華和尚 十二人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雙泉寬嗣

荊南福昌惟善禪師　二人

蓮華峰祥庵主奉先深嗣

藍田縣眞禪師般若柔嗣

柔雲門嗣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羅漢琛嗣

法眼宗

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南宗首山嗣

九臨濟

并州三交智嵩禪師

葉縣廣教歸省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襄州谷隱蘊聰禪師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鐵佛院智嵩禪師

仁王院處評禪師　智門罕迴禪師

丞相王隨居士　十八　圓通緣德禪師 天七清溪進嗣

郢州大陽警玄禪師 青九曹洞宗梁山觀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 天七雲門宗智門祚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文殊眞嗣眞德山密嗣

洞山自寶禪師 五祖戒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福嚴雅嗣雅洞山初嗣

南安巖自巖尊者 西峰豁嗣豁清涼明嗣明雲門嗣

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南嶽下十世臨濟宗汾陽嗣

滁州瑯琊慧覺禪師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南嶽芭蕉谷泉禪師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六人

浮山法遠禪師葉縣省嗣

潤州金山曇穎禪師谷隱聰嗣

唐州大乘德遵禪師

景淸居素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四人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廣慧璉嗣

文公楊億居士 二人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青十曹洞宗大陽嗣

興陽清剖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三人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天八雲門宗雪竇嗣

宗道者　　修撰曾會居士　三人

南康雲居曉舜禪師　洞山聰嗣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居士　三人

荊門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廣嗣廣五祖戒嗣

明州育王懷璉禪師　泐潭澄嗣澄亦五祖戒嗣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　延慶榮嗣榮智門祚嗣

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黃龍慧南禪師 南十一臨濟慈明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金陵蔣山贊元禪師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 六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大愚芝嗣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 龍華嶽嗣嶽 谷隱聰嗣

東京芙蓉道楷禪師 青十一曹洞投子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

洪州大甯道寬禪師

蘇州定慧超信禪師 瑯瑘覺嗣

宣州興教坦禪師

秀州長水子璿禪師 五人

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黃龍祖心禪師 南十二臨濟黃龍嗣

隆興寶峰克文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吉州隆慶慶閑禪師

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潭州泐潭洪英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恭首座

安吉報本慧元禪師

景福順禪師

黃檗積翠永庵主

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隆興黃龍悟新禪師 南十三臨濟祖心嗣　隆興黃龍惟清禪師

隆興泐潭善清禪師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七人　隆興兜率從悅禪師 寶峰文嗣

東京法雲杲禪師　隆興泐潭文準禪師

瑞州清涼慧洪禪師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 五人

盧州羅漢系南禪師 雲居祐嗣祐及開元琦保甯璣皆黃龍南嗣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 二人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開元琦嗣

東京長靈守卓禪師 三人

隆興黃龍道震禪師 泐潭清嗣

慶元天童普交禪師 泐潭乾嗣乾東林總嗣總黃龍南嗣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

慶元二靈知和禪師 三人

紹興慈氏瑞仙禪師 開先瑛嗣瑛東林總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 兜率悅嗣

西蜀鑒法師 法雲杲嗣

隆興雲巖天遊禪師 湛堂準嗣

隆興九仙法清禪師 慧日雅嗣雅寶峰文嗣

眉州中巖蘊能禪師 大溈瑃嗣瑃大溈秀嗣秀黃龍南嗣

懷安雲頂宗印禪師 二人

成都信相宗顯禪師 昭覺白嗣白黃檗勝嗣勝黃龍南嗣

成都昭覺克勤禪師 五祖演嗣

舒州太平慧懃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禪師

彭州大隨元靜禪師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法閦上座 九人

金陵俞道婆 瑯琊起嗣起白雲嗣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 智海平嗣平大溈喆嗣

建甯開善道瓊禪師 溈潭祥嗣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 青十四曹洞天童覺嗣

臨安靈隱慧遠禪師　建康華藏安民禪師
成都昭覺道元禪師　潭州大溈法泰禪師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　臨安中竺中仁禪師
眉州中巖祖覺禪師　平江明因曇玩禪師
成都昭覺道祖禪師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遠居士
成都范縣君 十八人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 太平懃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　安吉何山守珣禪師 三人
溫州龍翔士珪禪師 龍門遠嗣　南康雲居善悟禪師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指月錄卷之一

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集
吳郡天池山人嚴澂道澈甫較
衡州開峰嗣祖沙門寂忍重梓
開峰嗣法門人書先一閱
石宮維

七佛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刹帝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

神足二、一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名扶遊、二名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月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

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幻寄曰。始予錄指月錄。七佛第書其偈。阿含化跡皆削焉。既見世之人。粗聞即心即佛者。率多撥無報化。乃悟昔人載此之妙。蓋偈闡法身之極致。阿含示化跡之大畧。可謂斷常俱遣。事理兩融者矣。傳燈成於道原。而裁定於楊大年。其旨不苟也。因具錄之。此錄稍錄神通。亦以此。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

昭王二十四(正宗作九)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僧問九峰虔云。秖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秖是傳語人。是否。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爲甚麽卻喚作傳語人。峰曰。秖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四十二(正宗作二十七)年。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

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牕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攀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

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正宗作昭王三十三年戊寅）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或云成道於臘月八日。以周正二月。乃夏正臘月也。）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

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芭蕉徹云忪忪者。帀地普天、雪竇頌云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幻寄曰於斯薦得。則華嚴論所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是顧虎頭畫人影。雖得其神。而終是畫。香嚴上樹話。雪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話。元沙三種病人。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深山巖崖佛法。高峯見雪巖。巖問睡著未曾夢主人。都是依樣畫猫兒。咦此俱是畫。如何是眞。咄。不見雲門云。且道非非想天。今有幾人退位。過此更參三十年。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

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喚在那一個身。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

云蓮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卻見吾法身薦福懷云蓮花色比丘被熱謾且致還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　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

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

曰那一通你問我。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卻因邪打正、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不知因邪而打正、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寶葉源頌云、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慙愧慈悲大法王、丙丁離壬不屬火、斷橋倫頌云、那一通你問我元關倒插無鬚鎖等閒一掣掣得開、三個老婆相對坐、 妙喜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世尊一日勑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

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這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

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眾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尊嘗於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

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昭覺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那個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麼合殺、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雪竇顯云、官雖是個老婆、宛看丈夫之作、旣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飮氣、如今不欲見佛卽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皴你老婆禪、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佛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

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恆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五雲逢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亦出此定不得秖如教意怎生體解翠巖眞好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甚卻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劭武方其問時以手掐其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洪覺範曰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未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

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祇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和尚見之、明目陞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祇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客、參元上士試請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閑觀喝一喝、下座、雲庵亦有偈曰、佛性天眞事、誰云別看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妙喜云、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麽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無心、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卻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麽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女

子入定勢、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慙惶殺人、妙喜頌云、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卻窮性命、　圓悟勤頌云、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得、女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離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尼妙總頌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雨既不成一何有爾罔明文殊、靴裏弄指、　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實峰照頌云、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應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嬾更看、　石門易頌云、坐擁羣峰覆白雲、鷺鷥啼深谷不知春、崖前花雨紛紛落、午夢初回識故人　佛燈珣頌云、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舞鍋了、罔明由來著楔、歷觀大地眾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大平、雨過青山如黛潑、　佛照光頌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面嘴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

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徑山杲禪師遊方時以此因緣請益湛堂準禪師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山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箇方便祇是你刻地不會山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佛言我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它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山當時理會不得及見圓悟後過虎丘閱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

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山於是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山後嘗頌此因緣其頌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美人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鼓山珪公亦同頌云月裏仙娥不畫眉祇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內語門外語溈山喆代云吾不如汝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門入不得門若入得門冰消瓦解　無

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

直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麽生會源云迦葉過去世習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麽生源休去勿寄云有底道世尊以藥去病澄源以病去藥夢也未夢見乾闥婆王在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宏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天衣懷舉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諸仁者作麽生下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辨才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莫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麽良久云欲識魔麽開眼見明欲識佛麽閉眼見暗魔之與佛一

時穿卻鼻孔、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麽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開眼合眼、郎當不少、又云拄杖一時穿卻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卻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如此道了、祇向他道、幾乎錯與你做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崖眞云、親言出親口、湛堂準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松源岳頌云、地獄天堂、入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

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

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逢云甚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人有起法見佛見五雲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罰伊同教義不同教義、白雲端云、大衆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若有向承天這裡起法見佛見承天終不敢教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五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

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邱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邱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天童傑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捥頭氣力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疏不下五百比邱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踢倒須彌雲門扇子踍跳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

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是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它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竝為外道作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又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姸醜。姸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圜悟勤云。鳴指三下。是點破是撒沙。徑山杲云。邪正兩分。正猶鞭影。　百丈恆舉此請益法眼。語未終。法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為一義二義。翠崖眞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一人埋上偏枯

一人事上偏枯。翠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無聞底道理。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潙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潙卽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黃面老被外道撈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辨得。許你頂門具眼。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門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

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歎曰。善哉善哉。世尊乃覺而不見。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途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有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

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頌云、是見若受破家
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廬擔驀
折兩頭脫、一毛
頭上現乾坤。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
個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大陽元云、不因世尊問、泊乎忘卻、 地藏恩云、瞿曇老漢
也是無端、尤似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
豬便行、一
場懡㦬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
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覲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
麼、復頌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
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僧問雲峰悅、靈山拈花意旨
如何、悅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悅云

曰是禍門。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並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雪峰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世尊

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雲峰悅云然膏肓之病不足以發藥雲峰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並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茶毘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

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正宗作三十六)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佛鑑懃頌云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

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經題八字(僧問地藏琛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麽字藏曰看取下注脚徑山杲頌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憤怒那吒失却威幻奇曰有以漚和二字釋此者是以柏樹下話爲三界唯心

同一鼻孔座主見也

華嚴論。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徑山杲頌云。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鄕。

金剛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雪竇顯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圓悟勤云。且道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無我相無人相。龐居士問講金剛經座主云。無我相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對。士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何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

文殊所說般若經。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此山應頌云。飮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理。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咍咍。徑山杲頌云。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

三盞何處得恁來、高峯妙頌云涅槃地獄本無差祇為從前被眼遮三腳驢兒纔踍跳鑊湯鑪炭是吾家、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徑山杲頌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答林少瞻云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卻是經經卻是頌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要忙亦不可放緩如調弦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瑯琊覺禪師纔嘗問講僧曰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對曰起卽是病又問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對曰息卽是病又問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對曰知卽是病又問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對曰辨卽是病覺公笑曰汝識藥矣未識藥中之忌也寶覺禪師則爲之偈曰黃花熳熳翠竹珊珊江南地煖塞北春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一切障礙卽究竟覺。

雪堂行頌云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

爪、長天秋水、孤鶩落霞、裴休爲圓覺敘有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宋徑山總辨禪師寶印別其語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從容錄楞伽經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徑山杲頌云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象耳聵兩個病痛一般啁哉漆桶不快、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淸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

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妙喜頌云、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竹庵珪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徑山杲頌云、春至百花開、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海印信頌云、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隕、尼無著頌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銷隕、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

誰。竹庵珪云、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　天目禮頌云、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呪、　阿難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眞如、卽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　卍庵顏頌云、雙劍峰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鄰祇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雪竇顯頌云、全象全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　湛堂準頌云、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若能轉物。卽

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卽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法華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朴翁銛頌云、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眞個可憐生、動著便飛去、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圓極岑頌云、蠻奴赤脚上皇州、賣盡珍奇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挂玉鉤、分明忘卻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昔有僧誦此忽起疑、日夕不置、忽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語爲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破庵先頌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

不如三界現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圓極學頌云、峋嶁峰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就中一句是正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徑山杲頌云、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指月錄卷之一終

指月錄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卻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眾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偷鈴、瑯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卻眼睛、石田薰頌云、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瑕卻有瑕、

文殊問庵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指云。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乃禮謝。簡翁云。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瞞。生生死死元無際。日上青山玉一團。

又文殊大士。嘗謂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

違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卽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語。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爲佛。天子云。如如法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善住天子（上准應有意字。此或另是一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別取著如來。天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文殊云。祇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眞見如來。天

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大小文殊趁著天子脚跟轉天子卻惺惺文殊未具眼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者個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一文長付在來日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雪竇舉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不舉維摩默然。便云。維摩道甚麼。又云。勘破了也。復頌云。咄者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毘耶離。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圓悟勤云。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白雲端頌云。一個兩個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嘗時放在胸臆前。明白與君重計筭。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贍

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　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淸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淸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

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耶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雲門云帝釋舉手處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妙喜曰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衆云希有世尊且道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祇讚希有二字圜悟禪師云一句是一個鐵橛故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佛乃勅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去卽去佛處不得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是彌勒。誰名彌勒。

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

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為女身

鴦崛魔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為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為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鴦崛前鴦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鴦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鴦崛聞之心忽開悟遂

棄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會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翠巖眞云。且道甚麼處見。直饒雪天縹緲。湖光澹蕩。且莫說夢。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

一日見得。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覔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祇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妙喜曰、既覔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互相熱謾、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祇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底麼、隨後喝云、寐語作麼、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東山覺拈云、今時叢林將為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是殺人不眨眼底

漢颺下屠刀立便成佛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者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遂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心道禪師道佛鑑法嗣也殊曰你正殺豬時見個甚麼便乃翻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者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師曰眾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

故曰涅槃。師曰者個是如來涅槃。那個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個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個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秖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

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高僧傳作佛馱跋陀羅問鳩摩羅什語佛馱跋陀羅乃佛大先弟子也

寶誌禪師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劒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頭負之而行　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帝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幻寄曰誌公安樂禁及十二其旨與達磨之不識德山棒臨濟喝皆自靈山拈花一脈相承如

塗毒鼓如太阿劒聞之者喪嬰之者斷不可以心思意解者而或者謂十二乃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其在書字時節刻漏中乃書之在十二時中也安樂禁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卄耳此所以爲修習也是以趙州庭柏爲三界唯心溈山拂子爲附物顯理者同道座主奴也何足以語此

或者語出傳燈錄梁武未識達磨舉誌公亦不識誌公

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剺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栴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師嘗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靈跡炳著庶士皆共事之初齊建元中武帝謂

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之於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衰矣由是禁師出入至梁乃下詔褒師令無復禁　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汾陽曰不枉西來）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法眼別云京都）　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

鄭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又曰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喫飯。喫甚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大乘讚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遶。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為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一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

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相踈。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忘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踈。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二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

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三報你眾生直道非有卽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個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卽是眞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不解卽心卽佛眞是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者個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四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

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卻五慾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五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見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祇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卻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眾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銷落 六 可笑眾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餠不解返本觀麵

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卽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七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紛自救已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生不捨淸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反作荊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去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强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 八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遞相

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卽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渡河船師渡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卻渡船軌則船師及彼渡人兩個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九悟解卽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嘆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踸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嬭孩兒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

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眞不假分別男女十

十四科頌十四首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卽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祇在目前愚人迷倒不了佛性天眞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昔時迷倒爲晩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

有無不違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會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會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內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諍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

得證幽元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卽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麪求餅餅卽從來是麪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卽是菩提無心卽是無境生死卽是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慾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

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翛然清虛快樂。色空不二、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顚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自疾不能療治。卻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卻三毒。迢迢不離罣礙。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

山河無閉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祇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卽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惱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

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
何須別處思量棄卻眞如佛像此人卽是顚狂聲聞心中
不了惟祇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眞道轉加鬬爭剛强心裏
蚖蛇蝮蠍螫著便卽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眞常
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蕃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
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眞妄
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眾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浩浩
南坐北坐相爭四眾爲言（疑嫌）爲好雖然口談耳露心裏尋
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

卻眞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
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愛河不解眞宗正理邪
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卻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
罪轉增比丘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訶優波默
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
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境照不二。禪師體離無
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
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眾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

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元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眞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運用無礙。我今滔滔自在。不羨王公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踰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這（應是遮）莫刀劍臨頭。我亦安然不采。迷悟不二。迷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怱怱。自身虛假不

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叮叮。　十二時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祇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祇麼茫茫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祇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敎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

莫向心頭安了義。祇守元。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須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在世。應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求眞。作淨潔。卻勞神。万（應是方）認愚癡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

聲音不長久。禪悅珍饈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抛。勿可守。蕩蕩逍遙不會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黃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卻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密。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半夜子。心住無生卽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

來任相試。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天地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祇者如今誰動口。

洪覺範曰。誌公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寖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徇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日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脈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幻寄曰。覺範於文字轉接處求誌公語脈。既其華。未既其實。使生死不屬有無。不可用時便用。則心法不屬有無。又何可用時便用。且知生之未嘗生。死之未嘗死。倏然而來。倏然而往。非生死不屬有無。而用時便用乎。見有生死。則有心法。見無生死。無心法。不見古人道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耶。生死心法同一幻泡。未可若是分別也。誌公諸讚詠。拔善惡。刺裂凡聖網。苟會其旨。則踏毘盧頂顱上行。一以情求。則入地獄如箭射。眞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也。

天監十

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其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仍令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立碑於寺門。處處傳遺像焉。幻寄曰。可惜一枝燭。分付不著人。卻作後事會。唉磨隻履攜歸葱嶺。誌公一燭梁宮搖影。青陽已謝。行人遠落華滿堦。月華冷。銀河西橫。玉漏殘。夢破轆轤鳴露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娶劉氏女。名妙光。生

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摝魚獲已沉籠水中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毘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見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爲我

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　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坐。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　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眾皆起。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保寧勇云大眾傳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聲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傳大士祇認得個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會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甯亦有一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卻嘴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呵囉哩囉囉囉哩、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張無盡見皓布裩舉大士此頌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霶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

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眞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

此元有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
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
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
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
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陳太
建元年己丑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
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
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
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

難得脫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鎭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愼勿棺殮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鎭之又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世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鎭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現在士於太淸二年誓不食取

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黑白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士愍而從之士嘗遣弟子致書梁武中有云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下善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具稟六齋梁武問從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來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何言武帝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武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大士不免流俗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武曰大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武曰謹受大士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有若自己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武默然

大士辭退

南嶽慧思禪師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

閭里常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法師有徒數百（聞閱中觀論發明禪理故遂稟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緣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閒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　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　偈曰

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靑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元指物傳心人不會　嘗以道俗所施金字般若法華二經爲衆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卽

誦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尋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具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 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 元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師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 將

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眾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眾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煖身輭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誕生之夕祥光燭隣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

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恍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峰頂
有僧招手復接入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
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一謁
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
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
日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
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宿
通潛發以所證白思思曰非汝莫證非我莫識此乃法華
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

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妙喜云。智者悟旋陀羅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唯無盡居士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語余曰。當眞證入時。全身住在一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唯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默默自點頭矣。又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祇恁麼念過。卻成剩法矣

太建元年。辭思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峰。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峰。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卽悟禮像之徵。悲憂

交懷乃執手至其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會得住之象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峰銀地汝宜居焉　師嘗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元義曰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卽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花處於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

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卽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卽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卽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

四教。卽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維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磬殫其致。四正三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眞俗中、示三止觀。一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卽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

一也達摩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爲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蟭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性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以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

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隕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唯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眞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論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

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偏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偏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敎。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

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中見阜幘絳衣三神人語曰所欲建寺今非其時三國既一當有大施主建之寺建而國清宜名曰國清至隋開皇十八年詔司馬王宏依師所圖建國清寺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崖。大業元年詔使者送弟子智璪及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供。師始

受禪敎。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道場一十有二所。國淸最居其後。及荆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蹟甚廣。具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師答曰我姓何。又問師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云姓何。官云。住何國。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云。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往返數次。遂致書妙喜。乞斷此公案。喜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敎自領出

去
宿州民賀跋氏捨宅爲伽藍。師曰。此本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是香積寺。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詔迎住大薦福寺。中宗稱弟子。三年三月三日示滅。勅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

寶月問氷壺。慈雲無不覆。爲甚麼大聖不就薦福。壺云。不見道君子愛財。月云。此是洞山底。長老分上作麼生。壺云。你還覺髑髏痛麼。月云。恁麼則是處是慈氏。壺云。矢臭氣。

又中宗問萬迴。僧伽是何人。迴云。觀音化身。萬迴法雲公。虢州閿鄉張氏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弱齡失傲如狂。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藏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兒萬年。

久徵逸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耳、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人因呼曰萬迴、其他靈迹甚多、不及錄。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解。時謂風狂。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未磨。如何照燭。師曰。氷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禮拜。　師欲遊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

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因沙彌舉此。州代干云。文殊文殊。後回天臺山示滅。師凡有人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初閭邱胤出牧丹邱。將議巾車。忽患頭痛。醫莫能愈。師造邱以呪水噴之。立差。徼異之。乞一言。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卽國清寺寒山拾得也。胤後旣至任。卽入寺問師所在。及寒拾蹤跡。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閴無人矣。寒拾二人現

在僧廚執役。屢入師房。惟見虎跡。復問翹師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舂穀供僧。問則諷詠。乃入廚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寒山子。本無氏族。始豐縣西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僧殘食及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噪罵。寺僧以杖逼逐。撫掌大笑而去　眾僧炙茄次。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者風顛漢。山向旁僧曰你道者僧費卻我多少鹽

醬。趙州遊天臺路次相逢。山見牛迹。問州曰。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卻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者厮兒宛有大人之作　閭邱入厨。見山同拾得圍鑪語笑。邱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且笑曰。豐干饒舌。二人卽相携出松門。閭邱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人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邱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跡。得所書林間葉上及村墅屋壁辭頌共三百

餘首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行於世

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見兒孤啼拾歸國淸故名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于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靈熠怒因罷斥令廚內滌器每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與負去 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個甚麼拾得放下苕帚叉手而立寺主再問拈帚掃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卻問汝作甚麼山曰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國淸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拾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僧廚食爲烏所啄拾得以杖扶伽藍神曰汝食不能護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僧曰拾得謔我由是著異呼曰賢士未幾與寒山隱石巖而逝道翹纂寒山詩得偈亦附焉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地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廓肆聚落見物則乞醯醢魚葅才接入口

分少許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臥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卽著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竪膝而眠民以此驗之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你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便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還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個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

尚別云歸去來。師云汝不是這個人。曰如何是這個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秖用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人能宏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寬郤肚腸須忍辱豁開

心地任從從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此應是一偈下章應别是一偈燈錄并作一偈恐非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四眾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纔得度於七俱胝院。習講肄。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卻成眞。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

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宋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御左右莫聞也清旦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得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即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扣氷澡先古佛建甯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二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與福寺沙門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攜皃茨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皃茨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師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初居溫嶺繼居將

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全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氷而浴故人號爲扣氷古佛　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集敎老僧說個甚麼便下座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秖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王敬禮謝茶次師提起槖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曜滿

山獲五色舍利塔於瑞巖正寢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

遊。更盡佳山水。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
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
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云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
像。至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吳和尚。無異。即
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
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
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
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
塔洞開。少選。塔戸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

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云

懶殘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鄴侯李泌微時在寺中讀書李固異人能識微察殘所為知不凡每謂人曰殘師中宵梵唱恒響徹山林其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一夕李潛往道名瞻拜師大詬曰是將賊我李拜益恭師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李啗之李捧食再拜謝師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德宗使人召之師寒涕垂膺使

者見而笑。令拭涕。師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刺史將祭岳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峰隕巨石。當道橫臥。修磴者以十牛輓之。而又以數百人助輓。屹不動。師笑曰。無煩多力。遂履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雷震。疾下路。遂開。人始神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語衆僧曰。爲爾盡驅彼。授我箠。衆以箠授師。纔出寺。一虎遽銜師去。而虎豹亦隨絕踪。師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　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

粒。逢飯但知嗎。陟立切 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個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個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捧。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

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甯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法順大師姓杜氏世傳文殊化身也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聾者投師師呼之則聾愈有患瘂者投師師與之言則瘂愈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接以請師師端拱面之坐龍遂附病僧曰大師所向義無復留

壽即釋然師大宏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嘗作法身頌曰嘉州牛喫草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義學莫能窺其旨餘具如本傳

清涼澄觀國師姓夏侯氏山陰人才供二筆撰華嚴疏鈔窮圓頓之旨神異種種有識咸戴化後門人見有金甲神人空中翩然西逝門人拜問神何爲曰取華嚴菩薩牙歸供養耳門人異之遂啓塔戶視之師容貌如生而失二牙以是知師爲華嚴菩薩也師有答皇太子問心要書傳燈載之而妙喜正法眼藏亦具載焉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

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眞。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

語默不失玄微。動靜不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

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忩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指月錄卷之二終

指月錄卷之三

西天祖師諸祖事跡參傳
法正宗等傳錄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値毘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淸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室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卽趨禮。釋尊於竹

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而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　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蹋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　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卽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示衆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

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難漢果乃得入尊者告眾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眾默然尊者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眾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眾星之無月說偈已禮眾僧足陞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尊者問諸比丘阿難所告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

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
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
中有法有不法偈已阿難作禮奉命尊者念如來舍利皆
在諸天凌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往辭阿闍世
王遂杳然入雞足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僧
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
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汝當為開去已復
合阿闍世王知尊者已入雞足山乃請阿難同至山山果
為闢見尊者入定儼然王禮訖欲以香薪荼毘阿難曰本

可燔也。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俟慈氏下生。乃般涅槃。王闍敬歎。與阿難禮辭。山合如故。當此周孝王五年丙辰也。

按唐無畏三藏嘗入山爲尊者薙髮。豈無畏至山亦爲開耶。無畏必果位人也。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　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

城時亦見樂人作舞。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刹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者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生滅法。舉見範作諸佛機。解了之。解作決。）於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者詰之。聞述其師言。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於是地爲之動。光

明遽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諫敬尋得三果。幻寄曰阿難果老昏這僧不著便受伊毒藥若向水老鶴上打發便可踏毘盧頂顱上行何有二果卻受聖宿小聖處分一生埋沒、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毘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於

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敎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日佛記云佛滅度後後五百歲中汝當於罽賓國敷宣大法言已踊

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毘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當此周厲王十二年癸巳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

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尊者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毱多徒眾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師至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

卽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敎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於梵

迦羅山。蓋此周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尊者頸。尊者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鬘。耎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

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卽下天宮至尊者所禮足哀懺尊者曰汝自今而往於佛法更不相嬈乎波旬曰誓向佛道尊者曰汝可自唱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尺悉除踊躍作禮而去　因訪一老比丘尼入門乃觸撒鉢盂尼曰佛在日六羣比丘甚是粗行數來我舍尙不如是尊者紹祖位人得與麼粗行者休去（汾陽昭代云已知錯誤）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

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卻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

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時號無相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自後律教別行橫分五部傳法者唯傳禪門及經論、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眾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為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尊者聞已踊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為真法味能

度。諸有緣。趜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焰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率眾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卻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眾。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

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

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刼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刼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刼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

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卻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置於上級。郎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

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刼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正宗付法偈後有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心三昧以

趣寂定諦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正宗作瞿曇波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受婆須密尊者法。行化至迦提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

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承祖付囑。卽超身虛空。散衆寶花。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忽起本座。現大神變。卻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卽其所建塔。閟其全身。時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䭾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偈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也。

圭峯云。德力甚深。智慧廣大。國王信邪。躬持赤旛。請諸論主論義。論王皆屈。王自論亦屈。遂改邪心。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

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
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
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
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
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
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
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大愚芝云、祖師一問童子一答總欠會在、如今諸人
作麼生會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
祖因
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

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卽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衆盛以衣裓隨處建塔供養時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祖最少幼則與諸兄異尙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敎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

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卻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為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土。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

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當此土周安王戊戌歲也。圭峯云。馬鳴慢心。誓斷舌以難祖。祖立二諦義。鳴即歸投。宗鏡錄云。西天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馬鳴往見。端坐林中。志氣渺然若不可測。鳴語之曰。沙門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刎頸以謝。羅漢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眞可媿矣。遂投出家。二說與傳燈不同。并識之。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

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

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藏眞體於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一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何爲宗。曰凡有言說我皆能破。祖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甯。大王長壽。請汝破之

外道屈服。按宗鏡。外道卽馬鳴。與論乃脇尊者。馬鳴因此從脇尊者出家。與傳燈及正宗牴牾。而宗鏡復載韻陀山中語。則自矛盾矣。嵩公考據甚詳。宗鏡所記。訛也。圭峯云。作妙伎樂。降諸伎人。於樂音中演說。諸法。苦空無我貴賤出家。時遇外國兵圍索九億金錢。王以馬鳴與之方退。造甘蔗論十萬偈。又造起信等論。善能開誘。起信論疏。又謂大士鳴琴。則馬鳴。故稱馬鳴。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

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

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赧王四十一年壬辰也。圭峯云。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不摧魔。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

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

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　南印度有五千外道。與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尊者感慨。易其威儀。白衣持幡。每候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者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令何所爲。祖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者曰。頃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尊者。者悉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

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含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建塔。閟其全身。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也。

圭峯云。豪貴家生。通四韋陀、天地圖讖。因與三友作妖術敗出家。誦盡閻浮經論。自謂爲一切智人。大龍愍之接入龍宮。悟已還出。化國王婆羅門外道無數。造論數十部。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瑯琊覺頌云。龍猛盂中水。提婆毳上針。人人爭得失。個個話浮沉。不覩雲中雁。焉知沙塞深。農夫移片磉。磉下獲黃金。）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語具龍樹章。祖既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

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虚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　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旣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

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正法眼藏云。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汰。經於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鐘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曰我者誰。祖曰你。曰你者誰。祖曰狗。曰狗者誰。祖曰你。曰你是誰。祖曰我。曰我是誰。祖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八奮迅定

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供養漢文十九年庚辰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静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静何物出

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
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
物祖曰此法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
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
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
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
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
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
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

卽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卽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

正念輕微不信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漢武二十八年戊辰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

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

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眾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

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樹下起塔。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也。圭峯云。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蓊鬱、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

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汾陽昭代云。洎合忘卻。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眾以舍利建塔。漢成帝二十年戊申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密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

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正宗記。祖曰。汝何許人。可白父母而後出家。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十里。然吾有小術。往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祖須臾達彼。夜多既聞其父母。祖遂與授具。既授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

爪務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當新室十四年壬午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道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刼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

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嘆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

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婆羅樹枝奄然而化眾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眾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也　初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嘆服圓悟勤頌云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顱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

一超直入如來地、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禱於佛塔。母夢吞明暗二珠。因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眾。至其家。光蓋設禮。賢眾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眾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疑之。賢眾曰。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

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誕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

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顛仆頭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妄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眾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漢殤帝十二年丁巳也圭峯云通達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眾生疑是天親未敢爲定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至西印土彼國主名得度瞿曇種族事

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眾力莫能舉。王大會四眾。問所由。眾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為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

鶴勒那比丘曰。汝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鶴勒那俱西嚮作禮。祖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答之。即辭得度。與其具通衆。淩虛趣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椎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

祖曰於第四刼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卽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淸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濟十方世（宗鏡作偏滿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鶴勒

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漢桓帝十九年乙己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
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
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卽
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爲太子。今
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
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視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
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
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土

為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祖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將葬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祖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令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

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形空中而說偈

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或云波黎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祖詣持不語者曰佛教勸行般若執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淸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淸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

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為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

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懇懃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命出家。祖會

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

我有何恡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當魏廢帝齊王二十年己卯也。

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

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恡、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翠巖芝云、當時尊者引頸、王便舉刃、當恁麼時、有人出來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作麼生斷

天童華拈諸師語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隨褸穩、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將蝦釣鱉、汾陽別云、知師不恡、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王舉劍師子引頸、當恁麼時、有人諫得

任麽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麽生斷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著瞎波斯誣人之罪瑯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柰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子要且不解返躑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隊漢被山僧剿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麽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修身愼行恐辱先也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恁麽去　孤峯深頌云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永明頌云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幻寄曰大小永明作座主見解唐突般若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語在師子章）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

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妙喜曰。婆舍師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它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卽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麽。或有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於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至南

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密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尊者。爲陳因果。王敬信受。有咒術師忌祖。置毒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毒。遂投祖出家。後六十載。德勝即位。感外道說。因詰祖曰。師子長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師子尊者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尊者。不如密多往諫。因囚之。至是立出。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

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生。必諸聖降迹。卽度出家。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不如密多作禮。祖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閟之。東晉明帝太甯三年乙酉歲也。傳法記云。祖踊身虛空。現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卽於空中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墮地。衆以衣祴接之。又云。祖又名婆羅多那。又名婆羅多羅。此三名。華云。別業。泉衆。初中天竺上苑有泉熱不可探。王迦勝以問祖。祖

日泉熱有三一下有熱石二鬼業三神業此神業也因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有神見謝得度脫七日而泉清冷如常泉故中竺北竺復以二名稱之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

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眾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法。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

緣在震旦。九年卻返此方。卽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付法已。卽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東晉孝武太元十三年戊子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

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

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祖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

大眾建塔收供。當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也。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指月錄卷之三終

指月錄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祖問尊者。當往何國作佛事。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

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卻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

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
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
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
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
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
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
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
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
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

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眾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

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
祖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
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
名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卽悟本心禮
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
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
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
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
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

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是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

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眾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眾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

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欲毀佛法王故祖之姪也祖憫之欲開其蒙而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祖遙知衆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至祖所祖曰一翳蔽空孰爲翳之前無相宗宗勝欲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祖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

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

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妙喜云卽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爲誰提曰大王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遽勅近臣迎祖至王宮祖爲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隨召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祖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

受擯恥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山中召勝祖謂王曰知勝來乎王曰未知祖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

辭。果再命乃至。　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且謂王曰。勤修自業。吾去一九卽回。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并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雪竇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市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腳、　別記云、帝後舉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不、帝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欲遣使追請、公曰、莫道遣一使請、闔國人去、他未采着、在圜悟勤云、武帝道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是即未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是對他誌公問、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誌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塗糊、　誌公化在天監十三年、相去已久、此必繆傳、今錄此者、以勤公拈語也。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囘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

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敎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

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甯。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芭蕉清云。金剛與泥人揩背。圓悟勤云。正當與麼時。法身在甚麼處。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

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

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會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

佛所傳心體。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
更勿疑也。
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
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
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
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
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
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
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
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衒之聞倒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塗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禮辭而去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僧中鸞鳳而議多與祖相違祖玄風所被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

使宋雲蔥嶺回。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起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為信道者竊在五臺。今不知所在。傳燈載師示寂之日。為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通論據史辨其訛。故今削去、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惟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妊。故生而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

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宴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嶢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祖曰汝相吉祥而神合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

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

善行俟時傳付。祖乃往鄴都。化導四眾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後至筦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辨和法師。正於其寺講涅槃經。其徒多去之而從祖。和憤嫉。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侃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矣。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三月十六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辨和或云道恒。恒聞祖語。詆爲邪說。遣徒破祖。其徒至。輒欣服不去。恒有過之塗者。恒曰。我用爾許功。開爾眼。今反爾耶。其徒曰。我眼本正。因師故

邪。恒遂深怒。密謀興謗。致祖非法。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卻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非殊。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於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統要云。信於是有省。又問。如何是古佛心。祖曰。汝今是甚麼心。曰。我今無心。祖曰。汝既無心。諸佛豈

有邪信於是頓息其疑。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
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
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
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
山。優游二載。卻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為四
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隋煬大業二年
丙寅十月十五日也。祖說法三十餘年。絕口不談其姓族鄉邑常語四祖云有人借問勿道於
我處得法。　祖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
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

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甯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卻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

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任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

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中峯本禪師作信心銘闢義解。每兩句下。申以示語。欲逃義解。乃作闢義。復繫以偈。聊錄二三要之大旨。悉如是矣。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初示語云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羣象之深淵啓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蹤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掛壁最現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荆棘次述義解云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爲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塗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柏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客庵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并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眞揀擇情生迴乖至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闕日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開神悟妙契冥符迴絕見知超出言象者

埑無難之旨、不會天然於根境相對、差別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簡擇底道理、存乎胸臆、又豈止於認賊爲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至道不應嫌揀擇、莫言揀擇墮凡情、快須獨聽娘生眼、自日挑燈讀此銘、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示語云、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鱉鼻、雲門打殺東海鯉魚、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裏躲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郤敎院主墮眉鬚、號殺人間茂丈夫、遮義解云、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你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闘日若是眞正本色忝學上土、見此等說話底人、便與勢面唾、不爲性爆、蓋像龍不能致雨故也、偈曰、取既非如捨不如、是牛誰敢喚爲驢、大千沙界金剛體、也是重裁領下鬚、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示語云、不動道場、無生法忍、晧月照窗扉、淸風拂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裏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空盡銷隕、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述義解云、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滅、鬭

日自日青天、莫寐語好卽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麽作平懷、不平懷、偈日、泯然盡處事無涯、百草頭邊正眼開、生死涅槃俱捏碎、不知何處著平懷、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示語云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流水曲、無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擾幾多伶俐客、摩視擦磅到於今、述義解云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兩句、返上三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然、不待得而得矣、闡日、昔僧問趙州、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心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日、法法只因無咎法、心心多謂不生生、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來不可行、　中峯老人賚爾許唇舌、要之不出圓悟大師數語也、今之人讀此銘、順文解義、未有出於所述義解者、然則自昔宗顚深斥此何哉、莫是擬心卽差、不作義解則得麽、咦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莫錯領解、賺到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與悔則遲也、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

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　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遂不敢復閉焉

五祖宏忍大師者蘄州黄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卽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輙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

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

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

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敎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

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旣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卽共奔逐祖

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東山代宗諡曰大滿塔曰法雨及宋遣師將平江南祖肉身出血如淚珠識者知李氏必亡也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慧者以法慧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嫠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

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尚恆勸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為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眾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為遂棄之抵黃梅參禮五祖語在五祖章嘗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

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

黃龍新禪師頌曰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分明有偈言無物卻受他家一鉢盂妙喜曰且道鉢盂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若道非物爭奈鉢盂何、金剛經悟緣、盧氏壇經、初敘祖聞經有悟不言至應無所住而有開入、惟云聞經有省至三更入室時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大徹此從藏本壇經、三更入室、五祖徵金剛經傳燈不載其語、

五祖送祖至九江驛邊令祖

上船祖隨即把櫓五祖曰合是吾渡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旣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

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向甚處去祖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衆曰向涉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遂散（後明居袁州蒙山避祖諱更名道明）祖後至曹溪物色之者稍稍聞遂避難於四會之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令守網有獲悉放每飯時常以菜寄煑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

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 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眾竦然

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齩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妙喜云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雪竇舉巴陵示眾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復頌云不是幡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又不是風幡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卻、如今懵懂癡禪和、漫道玄玄爲獨腳、

育王普崇頌云、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著處撩大似鵲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阿阿悟不悟、令人卻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天台韶云古聖方便猶如

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麽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麽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合如何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麽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智證傳楞伽經偈曰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傳曰曹溪六祖隱晦時號盧居士常客廣州精舍夜經行聞兩僧論風幡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六祖前曰肯使俗流輒與高論否正以風旛非動仁者心動耳法空禪師深居五臺山每夜必聞有聲召曰空禪法空患之久而自悟曰皆我自心之境安有外聲哉以法遣之自後遂絕夫言彼所見非有者以風旛相待無有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六祖所示見境既爾則空禪所悟聞塵亦然首楞嚴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

世間猶如夢中事者渠不信夫幻寄曰予少讀宋人詩麥浪豈緣風滚滚荷珠不爲露涓涓躍然喜謂是風幡公案好註脚及讀雪峯雪竇諸大老拈提語爽然自失洪公此傳未可過諸老門限也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粤義見祖言簡理當不由文字乃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祖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

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眞淨和尚舉印宗問祖不二之法、祖云云、曰、諸禪德、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惟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人問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卽行、可止卽止、大衆、還識泐潭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

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

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
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
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
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
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
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
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
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

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
山河大地泉源溪磵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
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
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
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
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
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
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

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

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
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
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
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
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
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
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
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
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

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

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卻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

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人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淸淨若識自心

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尙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不自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卽有教授救不可

得若起眞正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

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已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起心卽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見自己過與道卽相當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眞道行正卽是道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臥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卽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

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韋刺史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祖曰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說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

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念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慧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

得見祖曰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淸淨能破六欲

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
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
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祖曰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
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
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祖曰吾與大衆作無相頌
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
何益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若能鑽木

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祖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幻寄曰、祖師教人除人我去邪心與秀師時時勤拂拭是同是別、若道是別則在甚處、若道是同、秀師何以不契黃梅、若道此是第二頭語祖師又云依偈修行直成佛道、不為第二頭語也、於此徹證始有參學分、不然特是念言語漢、祖師雖日在前末如之何、又嘗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祖語也、無念無憶無著祖訓也、而對薛簡則斥以智慧照破煩惱、對臥輪則云不斷百思想、法道何以不作也、是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須彌山乾矢橛青州布衫廬陵米價、皆使參學者入壇經之妙筏、必契此而後可云能讀

壇經也、今人讀此者、率謂明白簡易、無疑於心、而於諸方風馳電轉之機、則又茫若、是未夢見壇經者也、果能契于壇經、彼風馳電轉者、直家常茶飯耳、何復疑哉

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

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又云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

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又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
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
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
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
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
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
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
背若起心著淨卽障道也　無相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眞懺悔忽悟大乘眞懺悔除邪行正卽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卽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此頌爲撥無因果者錄）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

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方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一作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傳燈祖問什麼物恁麼來、讓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讓云云與此同、　青原行思禪師。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眾。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

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參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等燈下等字

作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
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
慧因。雙修離諸物。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
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
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
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
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
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
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

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敎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汚染名。

僧志道。覽涅槃經。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而生疑。禮祖求發

明。祖曰。汝作麽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

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

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道聞已踊躍作禮而退

僧志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

僧北宗既自立秀師爲六祖忌祖傳衣天下所聞囑行昌剌祖祖心通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室祖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願出家祖以金授曰汝且去恐衆或害汝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稟旨宵遁遂出家精進一日念祖前命過祖禮覲祖曰吾久念汝汝何來晚曰曩蒙和尚赦罪今雖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

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
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
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
此則相違令學人轉加迷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
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
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
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
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
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

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　僧志常叅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望賜

開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中夜哀懇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通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通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

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坐積二十年祖弟子元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曰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不

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出何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曰。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曰。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祖。祖問曰。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祖曰。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燈錄及正法眼藏。皆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

河北土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也。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祖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

滅汝自性且不見。致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　唐中宗神龍元年。詔遣使薛簡迎祖。祖以疾辭。簡問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

空寂是如來清淨座。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

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詔加褒美。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

否。祖曰。我不會佛法。徑山杲頌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蜀僧方辨來謁。曰。善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辨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辨禮謝而去。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延和壬子七月。是年初號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命門人於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促工。先天

二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敎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祖曰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祖說偈

偈曰。一切無有眞。不以見於眞。若見於眞者。是見盡非眞。若能自有眞。離假即心眞。自心不離假。無眞何處眞。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眞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卻執生死智。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衆聞偈已。普皆作禮。法海再拜問曰。和尚入滅。衣法當付何人。祖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

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純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據達磨舊記衣亦不合傳矣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

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法雲秀云非但來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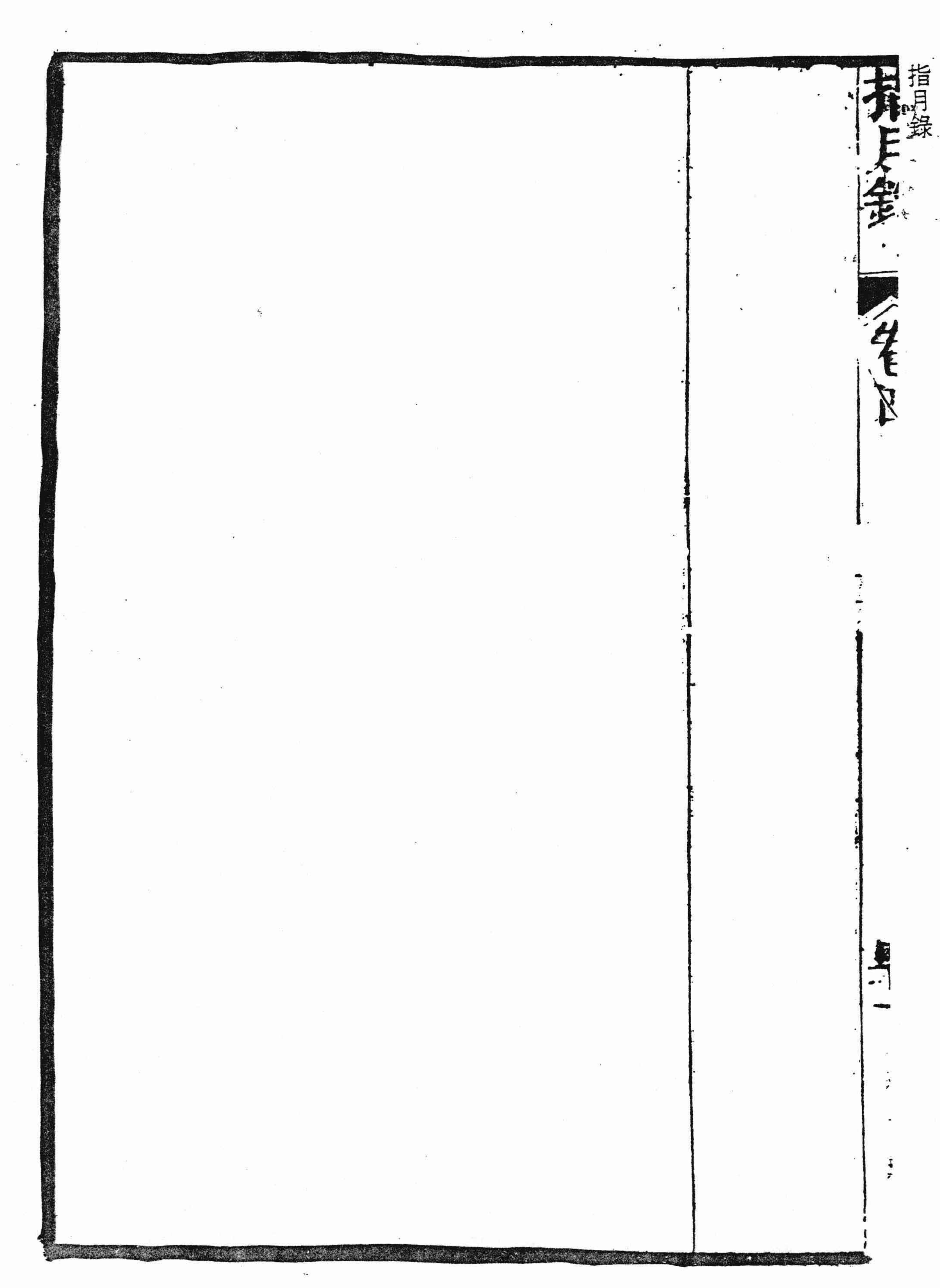
無口去時亦無鼻孔。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又問佛祖傳授次第。祖爲詳述摩訶迦葉而下至祖次第。

八月三日。復示眾曰。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

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說偈已端坐至三更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暨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并衣鉢歸曹溪次年七月入塔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以鐵漆固頸入塔時白光自塔起上亘天三日始散祖春秋七十有六葢年二

十四而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開元十年八月。有張滿者。受新羅僧頭。僞服衰經爲孝子。夜入塔盜祖首。欲持歸供養。守塔者聞塔中有聲。起視滿驚逸。而祖頸有傷。處刺史柳無忝。縣令楊侃。共督捕得滿。祖弟子令韜謂彼意在供養。且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柳守嘉歎。釋滿不治。

指月錄卷之四終



指月錄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宏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毘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

公安令詣曹溪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

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

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秖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

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徑山杲云。雲門郎不然。夜夢不祥。書壁大吉。）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於衡嶽。諡大慧。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幼歲出家。參曹溪得法。語具六祖章。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爾。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

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卻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

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迴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鈯斧子秪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荷澤神會參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

礫在日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麽師曰設有汝向甚麽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秪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麽價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座告眾跏趺而逝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或又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同參六人惟師密授心印始

居建陽佛迹嶺遷於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宋高僧傳先是此峰岫間、
魑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釁立生及師至當宴息時有
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
猛鷙毒螫大曆中連帥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
變心馴擾
座下。　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曰爲止小兒啼。曰
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
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
體會大道。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
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
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

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圜悟勤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個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懞懂。換得個不安樂。更勞他三大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恁麼。這三個宗師。却被擔板漢勘破。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會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只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長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妙喜曰。馬祖覷上覷下則不無。爭奈昧卻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圇吞個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八云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八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溈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只爲老婆心切。神鼎恁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師道。經八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甚麼

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辨得麼　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云
不省這個意修行徒苦辛
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
師靠拄杖休去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
得靠郤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問
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
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　有小師躭源行腳回於師前
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
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　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
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

去。纔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卻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卻問曰。未審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

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曰。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什麼劫中曾欠少。）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

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
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
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
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估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
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
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
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
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
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敎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祇甯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僧問如何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曰云何即得達道師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惟法起滅時惟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

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即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眾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

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鉤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一日示眾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爲污染。但有生死心。造

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

一千從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卽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解脫者卽是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

八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苗。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之用。無爲是有爲之依。不住於依。故云 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喻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於法。若心取法。卽涉外因。卽是生滅義。不取於法。卽是眞如義。聲聞耳聞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

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卽除。妄想既除。卽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卽有著。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雪竇顯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爲

君幾下蒼龍窟。屈堪逃明眼衲僧莫輕忽。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懷　師則不能茹葷。幼而徇齊。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恒數十。後造曹溪得度。見青原得法。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　僧

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卻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顛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個甚麼。師卻問。併卻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這個。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　道悟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雪竇著語云。誰是舉。能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欵

欸、靈源明皎潔。撫掌呵呵枝派暗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原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個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色本殊質象。豈辨開眸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暗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挂壁四大性自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熱風動搖。春冰自消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宴河清鼻香舌鹹酢。可憑可據然依一一法。垂報君依根葉分布。好明取、本末須歸宗。惟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當明中有暗。暗必可明勿以暗相遇。明達非覩當暗中有明。一見三、勿以明相覩。無異說、明暗各相對。若為分、比如前後步。不如

此萬物自有功。旨爾宵止當言及用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細看理應箭鋒拄。莫教錯承言須會宗。未兆非相勿自立規矩。哭出難辨觸目不會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也不惡不進步非近遠。唱彌高迷隔山河固。和彌寡謹白參玄人。聞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師於唐天寶初至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

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顯跡聽法。師皆與授戒偈。一日見負米登山者。師問之。知爲送供者。師愍之。明日即移庵下。梁端貞元六年示寂。德宗諡無際大師。

指月錄卷之五終

指月錄卷之六

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雋。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一遇二祖。遂投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

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滿後亦奉頭陀行惟蓄三鉢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食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十六年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

書円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慜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

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學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眞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嬾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

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

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供養泉云只爲步步蹋佛階梯僧云見後爲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僧門舉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 僧問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如條貫葉云見後如何曰秋夜紛紛 僧問趙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曰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一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 住後法席之盛擬黄梅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

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講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　博陵王問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

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覩夢裏譬之六月氷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當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

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乘。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旣有聲。鏡像能同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亾。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亾。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遷。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處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

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
更欲前塗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
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卻既如猛火
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
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
賴著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
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習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
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
心託功行何論習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聞實

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

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嬲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具勞已。永劫住幽識。拖相多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師曰。看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

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土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　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克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將下山謂眾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

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濾水囊隨所至自汲用累立戰功年四十

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謂之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遂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遯。共入山尋之。既見。謂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歎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嘗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我復何云

牛頭山智威禪師。得法於法持禪師。法持嚴公法孫也。師嘗有偈示門人慧忠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遂付法。初忠纔見師。師即曰。山主來也。及忠嘗出參訪。師院中凌霄藤盛夏盡萎。左右欲伐之。師曰。不可。忠還則復茂矣。忠還果然。旣授法。出居延祚寺。奉法益嚴。生平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嘗

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至山謁忠問有何弟子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乎忠敲禪牀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其神跡頗多不具載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大曆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天樂四聞詰旦怡然坐化風雨遽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荼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安國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

性中緣起其偈言下大悟妙喜云一念未興時不可無緣起也或云一念未興與甚麼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麼道

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峰高長積

翠。舒江明月色光輝。

徑山道欽禪師。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因甚卻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卻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了也。

師在唐代宗宮中。見代宗來起立。宗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妙喜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崔趙公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之

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崔於是有省。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淸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旣淸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

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尙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

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

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鳥窠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

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大潙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泐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書偈授之云、鳥窠吹布毛、老婆為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峰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開、遠近山如畫、岐路春禽鳴、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個眞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噓、是何言歟、

通後居招賢寺。茂齡為六宮使、唐德宗甚眷遇。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方玩賞間。忽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通遂感動、哀懇德宗、求出家、篤留不可、遂賜歸、因韜光法師、而詣林公、不納、通乞韜光堅白曰、通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而志不篠世法、并未嘗娶、今特以欲出家而休官、向願甚確、乞師拯度、林公乃與披剃受具、通居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未幾得法、後武宗廢教、入山深遯、莫知所如、俗姓吳氏、名元卿、杭州人、因

初師自徑山歸。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　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耆域者。天竺神僧也。晉惠末至洛陽。神通顯著。有高足僧竺法行。請域說法。域曰。衆集乃可。法行乃集衆。域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愼勿犯諸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已便默。法行復請曰。願上人爲授所未聞。如

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 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名圓修者或師諡耶

嵩嶽慧安國師得法黃梅偏歷名勝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創謁曹溪 初隋煬帝嘗徵師不赴及唐高宗徵師亦不赴武后時以師禮迎師至輦下后嘗問師甲

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閒。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后稽顙信受。中宗即位。益加欽禮。神龍三年。辭歸嵩嶽。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先天二年。建浮圖供奉。

壽州道樹禪師。得法於北宗秀。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

有野人服色素樸。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眾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甚多。師一日領寺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

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脈。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脈。安曰。不知者。

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物非

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姓李氏得法安國師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謁師師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甯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尙不能如是又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

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此謂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此謂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此謂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

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

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傳燈作且)無一人能主其(傳燈作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

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
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
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
跡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
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甯驟判佛耶願隨意
垂誨師不得已而語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
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
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師門送而目觀之見
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師

日神言徵矣眾可無怖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毋令外知人將妖我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終南山惟政禪師得法於普寂結廬太乙唐文宗嗜蛤蜊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眾瞻禮問羣臣曰斯何祥也或奏師可備顧問乃召師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之信心

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第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有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留師內道場師累乞歸乃詔住聖壽寺武宗卽位師忽入終南隱居人問何故曰吾避仇矣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嵩山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

會麽。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妙喜曰。爭奈任髑髏前作妄想何。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張氏子。幼歲披緇。於曹溪受記。住司空山。後因唐玄宗中使楊光庭。採常春藤至山見師。議論超邁。還奏闕庭。詔至內道場。與兩街名僧碩學。共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曰。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

是假名遣只禪師見有身心是道與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遣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遣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卻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遣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

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會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

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

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

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
自在眞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
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
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
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
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
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
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
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強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

見解師因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強修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卻一眞性卻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既假

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懃伏。師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寗。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忘。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

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示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

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諡大曉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升聞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麽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麽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師良久

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後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沙既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沙云。只為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

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妙喜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喜云。卻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喜云。誰知汝孤負吾。謾雪竇不得。喜云。誰道。復召大眾云。好個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卻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峰道底。雲門

又云作麽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云無端無端喜云琛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卻是法眼會與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喜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麽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喜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麽雪竇云躲根漢喜云理長即就復云惟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個注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喜云且道這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喜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喜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喜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

麽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遮個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又云。國師還見侍者麽。侍者還見國師麽。南泉到。參師。問甚麽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長慶云。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麽。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妙喜曰。諸人要見忠國師麽。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麽卻蹉過。妙喜恁麽道。也蹉過不少。肅宗到。師指石師子云。陛下這石師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

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曰。山僧罪過。後躭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置。你作麼生會。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肅宗請看戲。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妙喜舉云。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且問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乃問侍者。躭源云。國師在否。者曰。在即在。秖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爲南陽國師。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千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雖是好手。爭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徑

山杲云、國師幸自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口、丹霞爭見國師哮吼、敢問大眾、國師既在、爲甚麼不見客、向這裏見得破、非唯知航源落節、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將問學解、埋沒祖師心、　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云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妙喜云、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妙喜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須會佛義始得、曰若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師令侍者盛一椀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奉是甚麼義、奉無語、

師曰。老僧意尙不會。何況佛意。潙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國師問是甚麽義、只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卽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

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個是佛心。

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墻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氷及至暖時氷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惟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佛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

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

情即結業互酬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耳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污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窒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

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甯有聖礙。曰。眾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眾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卻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

冥諦須陀洹八入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外道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卽輪回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閒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

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雲門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神鼎諲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離色聲相見。卽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卽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且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爲甚麼泡幻之身。不同法體。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見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

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相空。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

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卽無相那用更壞師曰
若然者卽離過矣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
佛未審如何用心卽得師曰無心可用卽得成佛曰無心
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
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
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卽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旣
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
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卽無無卽說曰說法無
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卽無業今旣有業心卽生滅何

得無心曰無心卽成佛和尙卽今成佛未師曰心尙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卽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旣無佛可成和尙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尙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師曰無空可落曰有可墮否師曰空旣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旣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旣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卽喫飯寒卽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

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卽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刧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刧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

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妙喜舉至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此這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

岸不著彼岸不著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手脚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如心性上得個解路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卻愛這般說話又卻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個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眞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琉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是也或有個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卽向他道逢人但恁麼舉

僧問古德云靑靑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

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靑靑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云不會珠云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

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座主禮謝而去。妙喜云、國師主張青翠竹盡是法身主張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一個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又云、衆中商量道、二尊宿恁麼切磋、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上掃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得無失、恁麼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不見道破驢脊上足蒼蠅、

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卻。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

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個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甯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　師將涅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眞。卻知此事。乞詔問之。大

歷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而逝。塔於黨子谷。後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潭之北。兩手鳴聒聒。中有黃金充一國。山形拄杖子。無影樹下合同船。海晏河淸。瑠璃殿上無知識。拈了也。復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永嘉玄覺禪師。到曹溪。語具六祖章中。囘溫江。學者輻輳。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敘成十篇。名永嘉集。并行於世。西竺稱為東土大乘論。

證道歌曰。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

明眞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刧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飮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

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拈爭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顇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悋。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

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
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
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
奔波失卻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
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
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
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
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
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閴寂安居實

瀟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

莽蕩蕩招殃禍棄空著有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超卻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麽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

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亾性卽眞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治去聖遠兮邪教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別樹鬱密森沉師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卽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卽龍

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非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

嗟懞懂頑皮靼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也無極四時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印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塗誰見螳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

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無邊法門。悉皆周徧。得大無礙。悟法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個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卽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謂不了生死根源。妄執爲實。隨妄所轉。致墮輪迴。受種種苦。若能迴光反照。自悟本來眞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毘富羅山。飮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惟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故曰本源自性天眞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

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爲清淨法身、若到這個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與作千百億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喝喝

一喝、

永嘉集篇目大旨。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粗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

檢責身口令粗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於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卽理故

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眞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内心自警復悲還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戒其踈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塗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

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智境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立。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

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
應則永絕貪求賞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
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
此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
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督其上慢者者不爾者
則未相應也　第五戒其躁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
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
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
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

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

斶塗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方五燈作移五燈言上方同移作言）。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名二。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

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見六祖語具六祖章中。弟子光寶問眼

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師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寶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師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寶頓領悟即日發去隱於崇山 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俱亡師入堂白椎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椎曰勞煩大衆下座

圭峰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何氏子髫齔通明儒典弱冠將赴舉見圓和尚遽落髮受具一日赴府吏任灌齋以次受經得圓覺讀之感悟流涕歸白圓圓曰此佛授汝耳汝當大

宏圓頓之教。令徧叅。因謁荊南忠公。南印忠曰。傳教人也。復謁洛陽照公。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中人也。抵襄陽得清涼國師華嚴疏於病僧處。夙未經目。卽爲衆講說。聽者雲集。有泰恭者。不勝慶遇。至斷臂酬恩。師遣書先詣清涼。敘師資禮。講畢。乃躬詣觀國師執弟子禮。觀國師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日臻玄奧。箋象都亾。同住鄠縣草堂寺。未幾住終南圭峰寺。太和徵至都。賜紫。天子而下。悉歸慕叅扣。相國裴休。獨稱入室。師以禪教互相非毀。乃著禪源詮。以通之。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

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明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述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

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行菩薩道之根本萬行不出六波羅密。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

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敎義雖最

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
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則成
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
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
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
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
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夙生何作。熏得此
心。自謂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知
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每歎人與法差法爲
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

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眾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

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師注釋荷澤云見淸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密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師注善惡不思空有不念下細字皆是師注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旣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密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

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入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

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何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廻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氷而溼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

以本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粗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眾生名之為佛宗密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會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情義思義意明凡所作為先詳利害須有

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惽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為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為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

謂凡所作為、若不緣上三事、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狂人醉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為即為、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

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

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簡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牽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

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為、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

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林間錄引師前偈曰，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遊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子謂比丘與唐士大夫交者多，或見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獨超然，如此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履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鎖，自在而去，豈若蠅爲唾所汚哉。智證傳引此偈曰，朝奉大夫孫于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飯，終身誦法華經，不復嫁。于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面目光澤，舉止輕利。政和六年夏六月，忽收經帙，料理服玩，與侍妾子，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矣。果如期而逝。韓子蒼問子，曰人之將終，有前知者，何術致之。子曰，譬如牛乳以酵發之，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從而成酪，并自外來，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酵發之故，緣緣成熟，忽然成就，乃有偈，其畧曰，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苦欲先知，如某夫人，華年休息，自首見效，凡五十餘年，心心無間，自然前知化日，酪出乳中也。然觀圭峰偈語，恐于死時未得

自在川[illegible]旨理障故如本朝太祖皇帝將問罪江南後主
遣其臣徐鉉入對欲以舌辨存國既見曰江南國主如子
事父以事陛下奈何欲伐之太祖曰父子異居可乎鉉愕
然無以對今平生知誦圭峰之偈語至於臨終爲徐鉉之
愕然是也　林間錄又引師答溫尚書書具載其辭復刻
韓侍郎與晦堂問答而覺範於後稍有所評并錄於此韓
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
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奈何晦堂答曰敬
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
未能頓盡爲之奈何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
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
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
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卻是心
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
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
無更欲教誰頓盡耶伏奉來論畧敘少答以爲山中之信
耳二老古今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
然圭峰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

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又林間錄曰草堂禪師箴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爲黑者非見珠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爲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妄明眞正如以黑爲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眞正如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無事眞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爲珠獨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衆色也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則妄明眞方便語耳畧知教乘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達識爲震旦法主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博綜三藏熟爛眞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之道一切如夢眞妄俱無者亦大不然觀其作心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濛縱横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見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爲珠者豈不重欺吾人哉至如北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

其用心。秀公爲黃梅上首。頓宗直指。縱曰機器不逮。然亦飫聞飽叅矣。豈自甘爲漸宗徒耶。蓋祖道於時疑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皆兩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論。吾聞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冥權。有顯權。冥權即爲異道。爲非道。顯權則爲親友。爲知識。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者。

指月錄卷之六終

指月錄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論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個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

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又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潙山云、仁者郤不仁者、不仁者郤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卽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無對。天台韶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天台韶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曰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無對。天龍機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向岸上死、

江南相馮延己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敎欠少。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云、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卽知

僊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無對。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 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請流通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杆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卻顫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甚

麽不起。無對。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床麽。圓通曰、喚甚麽作塵。又問法燈。燈曰、喚甚麽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還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話、又作麽生會、莫道又答一轉子、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麽經、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麽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有僧到曹溪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曰爲甚麽在上座手裏。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爲甚麽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有人問僧點甚麽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麽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無對。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瞞、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何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

日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卻被狗齩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卻在卿手裏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雪竇代云闔國咸知

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臥雲庵曰朕聞臥雲

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爲驗。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同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卻燒。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無對。雪竇代云、實謂古今罕聞。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惡。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

顆火。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因茲更不遊方。師為白雲端禪師得度。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椎鑿。士次見一大塊。戲椎猛擊之。應手而碎。豁然大悟。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禪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此字應訛）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

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仙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常患本宗學者。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坡偈。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溪

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
這個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庵曰
卻秖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
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蓄以前偈
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
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
師禮謝　俄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
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不是兒孫無料理要見氷消
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卻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福州山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曰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為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秖恁麼空過

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抑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卻。（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又一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軌則。有一行腳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二庵主。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個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個。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卻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

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昔有婆子臨齋入趙州法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底唯有大底孩兒忤逆不孝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昔有跨驢人問眾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

肇法師在姚秦臨刑時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亾。六十年後。塔戶自啟。真容儼然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宮。師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

尙且不有身外烏晃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個冠兒筭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詔仍改寺額曰眞身　又汝州天甯明禪師改德士日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幽棲禪師因僧爲師造壽塔畢。師乃領衆看塔。卽入塔內端坐云。一客不煩兩主人。便告寂。衆僧競喚云。和尚許多年住世。不可便卽恁麼去。遂昇歸主事辦齋了。師復上堂告衆曰。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汝喚作甚麼。時有僧出承聞和尙有言。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未審喚作甚麼。師便珍重告寂。

魏府老洞華嚴嘗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擧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飲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

頓手腳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尙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

文潞公鎭北京洞老來謁別文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歎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視火以琉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瓶言卒煙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內典恨知之暮也

太瘤蜀僧居眾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蜂起乃曰我參禪若得

眞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徧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遮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雪竇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搬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是雪竇老漢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太後至都下放意市肆中有官人請居家供養太屢告辭官人確留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一日見官人至故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鬧市中端坐而

化。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有文記其事。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鴣觜。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

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徑山杲頌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頌古指爲南泉東會元列於鵝湖章中

昔有外道問一人定僧云輪王眾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以問彌勒卻出定述彌勒語答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航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於穴中得泉甘涼黎明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嘆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遂不復

求師還海東疏華嚴經。林間錄曰、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旁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遊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是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嚴陽尊者單丁住山、蛇虎就手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麤行沙門、常曰、你麤我麤耶、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謂就理就事、入就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山色沉沉。松烟羃羃。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錫。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藉。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

帝稱之眞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黄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眞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

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是心卽是佛。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脣。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聽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

人縱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總識師之形。何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眾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特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僧文通慧者。河南開封府。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盥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恚擊之。遽隕。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為長老。蓋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

之。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卽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卽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卻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

一統志

指月錄卷之七終

指月錄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丱時隨侍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叅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眾云。是甚麼。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

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雪竇頌。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卻把住。道道。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卻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眾纔集。師出捲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

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麕至。一日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

麽。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大用。溈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溈云。如是如是。　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麽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麽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鑪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個二俱瞎漢。只這三老還會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又汾陽頌云。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卻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

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圓悟勤云雪竇道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這語句沉郤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大慧杲自泐潭準和尚處將謁圜悟勤過張無盡一日無盡謂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捶胷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席來必能辨優劣試爲余言之大慧曰公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張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云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

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麽卻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麽。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張掛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住後馬師寄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馬祖一日問師甚麽處來。師曰。山後來。祖曰。逢著一人麽。曰。不逢著。祖曰。爲甚麽不逢著。曰。若逢著。卽舉似和尚。祖曰。甚麽處得這消息來。曰。某甲罪過。祖曰。卻是老僧罪過。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麽。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卻。

潙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併卻咽喉唇吻。作麽生道。山

曰。卻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汝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雪竇頌云。卻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併卻。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秖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粗生。座曰。佛法

不是這個道理。眞淨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如喆頌云、大冶洪鑪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僧問徑山杲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道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徑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杲復有頌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阿呵笑一場、明州有個憨布袋、

雪峰道圓禪師依積翠、日宴坐下板、聞二僧舉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聳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因見南公、敘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睡、睡覺、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標甚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爲之助喜、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打。

普請钁地次、忽

有一僧聞鼓鳴。舉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鏡清云。當時溈山有此一僧。鼓山云。當時溈山無此一僧。圜悟勤云。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大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個背翻筋斗。若不是溈山。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鼓聲齊振。或有個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觀世音菩薩來也。此僧章或列于溈山章。故諸師皆云溈山。此從傳燈錄。

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卻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個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眾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

終日喫飯不道飽。臨濟示衆云、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又云、有一人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妙喜拈臨濟語云、賊身已露、　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麽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巖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巖曰幸有某甲在、又藥山問雲巖作甚麽、巖曰、擔屎、山曰、那個聻、巖曰在。山曰汝來去爲誰、巖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并行、巖曰、和尙莫謗他、山曰不合恁麽道、巖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麽、　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郤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黃龍新云、百丈遲盡神通、不如章敬道個老僧罪過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齩大蟲曰不謬眞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卻一半佛鑑云雖得一場榮削卻一雙足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作禮師曰一狀領過

趙州參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

然州便出去或作州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便唱州作怕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作舞而出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

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

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 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

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

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卻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復同於有為。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

病與藥。

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福智

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欣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

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秖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陁典秖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嗔等病秖如今念念若有貪嗔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秖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

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秖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　夫語須辨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辨清不了義教辨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揀聖從九部教說向前眾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

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伊與麼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他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剗除習染。沙門除貪瞋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敎渠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瞋病去盡依住無貪。將爲是。是無色界。是障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敎渠修禪學慧。須辨清濁語。濁法者貪瞋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

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將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障地障行障。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

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鄽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階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

河衆。作清流說。竪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個個有榜樣。個個有則候。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中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秖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卻來須隨逗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秖喚作須隨逗人。秖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

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他這個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公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埰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辨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𪘲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

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個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氷全氷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是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與作示珠人從來不是個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

數管洖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爲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大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宏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發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

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躭玩故。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韋陁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便爲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卻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如今粗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

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師語錄中又云秖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個個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未審十句濁心卽十句魔語否要當不外此意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過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個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甯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

不爲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惟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

心是佛卽心卽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濁辨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

不是清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卻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為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眾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秪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象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旨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

存能一切處爲導師衆生性識他爲未會踏佛階梯是黐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鬬格外語他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

皆說三乘法向後假偈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尚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飜覆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飜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酬實理眞實亦不眞實虛妄

亦不虛矣。不是量數物。喩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卽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黐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卽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

爲佛聖若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古今百刼時事。豈得是佛。如阿修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眾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他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緩升降不同。未悟未解喚作貪瞋。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只異舊時行履處。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

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尙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　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秖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秖是人人秖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

於法豁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亾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帀帀之波忽知帀帀之波此是細中之粗亾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味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刹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閡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刹土此是細

中之粗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無等等咒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爲極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剎聲一佛剎香一佛剎味一佛剎觸一佛剎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花藏世界縱廣總皆如是若守初知爲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

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爲爾燄識亦名微細煩惱即便斷除既得除已名爲同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 爲求無上菩提涅槃猶是邪願於自己五陰被人割截都無煩惱亦無一念生彼我心若依住無一念將爲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而彼心持我慢識逐利名者云我得一切無礙秪是自誑 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

物感。信被信感。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
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
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
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
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
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
情。將爲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
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
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未踏佛

階梯有情無佛性（大小百丈作小乘見解莫是未會見南陽）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 一切言教秖是治病爲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個個是實語治病若不瘥個個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顚倒故爲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 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密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諸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

亦同衆生愛苦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愛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負等閒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媿人不敢說佛是有爲是無爲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邊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衆生如云如來實智法身辯才無礙升騰自在不生不滅是明生老病死疼痛瘤瘤是暗喫菌羹患痢疾而終

是暗。為藏明頭跡。明暗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暗。王宮生。納耶輸陁羅。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陁云。我知如來決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秖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卽有那一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秖如今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溪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辨方所。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

羅。不聞不受持。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能同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爲善。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又云。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又云。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卻。撮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

現諸趣。離我我所。獨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厠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 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衆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毋愛子。惟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愛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

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宏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河僧祇諸行煩惱惟貪義句知解不知卻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　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卽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卽屬因緣外道執有卽屬常見外道執無卽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卽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卽屬空見外道亦

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
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
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
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山不是不
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
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個個透過三句外是名如
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
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
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袪得盡但是一塵一

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闐塞虛空。是名分身佛。師嘗云。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此念云何名分身佛。天魔波旬。覓菩薩一念起處。便擬撲倒。此起念處可覓否。若不可覓。見佛聞法底文殊。云何降二鐵圍山。

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是信法者　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則亦不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　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曰。無

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秖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甚麼密語。　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空無佛眼。　問語也垛生招箭。言既垛生。不得無患。患累既同緇素奚別。師云

但郤發箭塗中相拄。如有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郤問所歸。還被於箭。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

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爲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爲佛。覺如云佛不

住佛名眞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
能於一切處爲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
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僧問臨濟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
此意如何乞師指示濟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
法無性無相名爲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
名爲智勝佛者心淸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爲佛十劫坐
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
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
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你欲得作佛莫隨萬物心
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
世無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
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還是你
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 洪覺範
智證傳曰經嘗言若人散亂心入於搭廟中一稱南無
佛皆已成佛道豈一部之經首尾自相違戾日子論此經

蓋皆怨也。聖人非不欲正言，以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爲能盡其意。佛意以智身不可以三昧處求故也，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即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即應無有處所可得，故華嚴經曰：有欲見普賢身及座者，但生想念是普也。夫於散亂心時，一念佛號，便得覺道，但生想念即見普賢，而十劫在定，謂佛法不現，偏會推求，謂普賢不見，非鈍根所知之境也。幻寄曰：三師談法華，如韓嬰說詩，斷章取義，好處不無，欲見大通智勝，只得一邊。

常嗟今日所依之命，饑不得食則死，寒不得衣則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要燒便燒，要溺便溺，去住自由。十地菩薩亦水不能溺，火不能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他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麽，使得四大風水自由。瑯琊云：藥王十地，何以燒得？幻寄云：瑯琊未識藥王。

智獨照清慧清識獨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菩薩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爲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生總與麽也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
歸寂謚大智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依大隗山大慧禪師
受業嵩嶽受具初習相部及毘尼既遊講肆歷聽楞伽華
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
戲三昧一日為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
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祖便休自是同參無敢詰問貞元
十一年憩錫池陽不下南泉三十餘載諸方目為郢匠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

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擕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麽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雪竇頌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擔板漢勘破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頌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元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趂出　潙月

次僧問幾時得似這個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問黃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蘗卻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師曰

有丈曰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師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爲你說了也 雪竇顯頌云佛祖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卻口 師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庵於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個礙道不得也被這個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魯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魯作

掌勢。師同曾祖杉山歸宗喫茶次。曾祖提起茶盞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個。師云。今人秖識這個。未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卻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币。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竇云錯。谷又到師處。亦遶禪牀三币。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雪竇云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頌云。此錯彼錯。切忌拈卻。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百好求無病藥。圓悟勤云。須是明取兩錯始得。雪竇要提

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甚麼交涉殊不知古人著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　溈山喆云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也落在麻谷彀中大溈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牀三帀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鹽官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得眾無對有僧舉似師師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的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　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知瞻前不知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

是什麽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雪竇頌云由
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個與萬個是誰會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
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爲甚麽休登陟
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麽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
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
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勘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
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卻門外曰若有人道得
即開或有祗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陸
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麽不恁麽正恁麽信彩
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　陸大夫向師道

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云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圜悟勤云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卻作得個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礙眼光且道向甚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為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腳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

說事說理、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復有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抬步已亾家、無陰陽地花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法昌遇一日與訥首座看花壇次、乃問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且道你見似個甚麼、訥云、只是一株花、遇云、與麼則你也在南泉窠窟裏、訥云、古人意作麼生、遇云、拈磚來、訥過磚了、又問、遇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入宣州。陸亘大夫出迎。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作麼生。師曰。老僧罪過。　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入、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

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　師問神山何處來神山云打羅來師曰手打腳打山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如問師曰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師問座主講甚麼經座主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价舉問雲居膺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會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僻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三個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個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卻教甚麼人下生又向他作麼生祇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師住庵時

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卻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翠巖芝云。兩個漢前不見不至村。後不至店。）　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為境麼。　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卻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

師舉前語示之。州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又歸宗禪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原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粗我粗。曰。如何是粗。師竪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雪峰問德山。南泉斬猫意如何。德山以拄杖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心。猶自不會。

鹽官尚禪師問覺印。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卽以前語詰之。尚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云。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二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覷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鸕鷀守空池。舉未絕。印竪拳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牀。印遂喝。尚云。賊過後張弓。

圜悟勤云。這斬猫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帀帀地作盡道理。殊不知古人他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

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孤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諳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著又云南泉云子若在救得猫兒眞個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頭戴草鞋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古人全機大用　眞淨云大衆只如赤眼斬蛇向其僧道我粗你粗且道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個天眞佛妙用縱横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又云南泉斬猫兒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戴鞁鞋出去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訶佛罵祖有甚麼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

院主眉鬚落。所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妙喜云、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

雪竇頌南泉斬猫頌、兩堂都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行正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趙州戴鞋頌、公案原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卽便休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保寧勇頌云、張公移住在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瓦玩兒孫、

道吾宗智禪師離藥山見師、師問闍黎名甚麼、吾曰宗智、師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吾曰切忌道著、師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師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

堂、師便歸方丈、吾又來、把針、雲巖曰、師弟為何不祇對和尚、吾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卻問師、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他卻向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吾乃與巖歸藥山、巖舉前話問山、山曰、子作麼生會、巖無對、山乃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卻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吾便低頭、

趙州問、異卽不問、如何是類、師以兩手拓地、州近前一踏踏倒、卻向涅槃堂裏叫悔 師云悔、師令侍者問曰、悔個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云、和尚棒敎誰喫、師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乃作禮、

石庵招頌、是賊識賊、 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

徑山杲頌、南泉無過、口能招

禰、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管、○師曰我十八上便解
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示眾云江西馬祖說卽心
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
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
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卻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
作麼生師曰他卻領得老僧意旨○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
斑、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氷凌上行、
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揩癢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杲云、兩個老漢雖善鞾
裏動指頭、殊不知旁觀者醜、○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
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

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麽。松師云。一得一失。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麽有麽主竪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麽有麽主亦竪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趙州聞沙彌喝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州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法眼因僧來參次眼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上堂。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雲峰悅云說甚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總在翠巖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幻寄云隨邪逐惡漢

上堂。王老師賣

身去也。還有人買麼。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善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個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大溈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徑山杲頌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狸奴白牯卻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卻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師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 師至

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因聖頡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郤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

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

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
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
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
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
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個癡鈍人不可得不道
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
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
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
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

推處你若索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卽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卻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

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日卽心是佛旣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衆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麽行履今時學人披個衣服傍家疑恁麽閑事還得否曰旣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御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旣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旣不是物比什麽太虛又敎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個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甚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卻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挦卻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

當哆哆和和時。恁麽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甚麽。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會作甚麽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麽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麽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麽筋骨。兄弟。他學士

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麽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麽修恁麽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卽行不可專尋他輩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卽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卽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應是輩字)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麽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向

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與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會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

你但會佛那邊卻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
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
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
一念異處不可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
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
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
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
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
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眷屬

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慮恁麼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卽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卻快活你若一念異卽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

月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眞佛法身是眞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麽卽法身亦非眞佛師曰法身是眞非眞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卽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眞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甚麽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麽語其僧重道(或作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甚麽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傳燈)

至此云好去珍重遂止

而師語錄復有下文 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講三十二本經論於江西講次來見開元寺老宿宿問見說座主

解講經是否主云不敢座云將什麽講主云將心講座云
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主云莫是虛空講得
座云卻是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座召座主主回首座云
是什麽主便開悟兄弟看他快利麽僧云據和尚說即法
身說法師云若如是會早是應身了也僧云既是應身豈
無說法者師云我不知云某不會師云不會卻好免與他
分疏問教中道法身大士會處即見法身佛地位菩薩即
見報身佛二乘唯見化身佛莫是此理否師曰我眼不會
看教兼無耳孔不會聽你自看取若如是憶持即已後恰

不奈何。如似弄珠說珠。光徧有金盤在卽得。忽被拈卻金盤去。何處弄珠。向什麼處尋他光徧與不徧。學人禮拜。和尚笑云。大難大難。古人罵你喚作田獵漁捕。喚作搬糞人。好去珍重。

示眾。眞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爲無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非生死流。道是大道無礙。涅槃妙用自足。始與一切行處而得自在。故云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只爲無人知他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眞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眞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知。無麤細想。如云一不聞

聞是大涅槃道這個物不是聞不聞僧問大道不屬見聞覺知未審如何契會師云須會冥契自通亦云了因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個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須假物方始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離無潛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眞理非見聞覺知故云息心達本源故號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從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從了因之所了不從生因之所生從上已來只教人會道更不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

五性義理無不喚作行履處處受用具足卽得若論道卽不是一向躭著被他識拘亦云世間智教云一向躭著三藏學者爲田獵漁捕爲利養故煞害大乘亦云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修行我自有妙用亦云正因了六波羅密空卽物拘我不得所以祖師西來恐你諸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救迷情頓悟花情已性是花種性亦云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祖雖說卽心卽佛是一時間語空拳黃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喚智爲道見聞覺知皆是道若如是會者何

殊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設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頭故大士謂迦旃延以生滅心說實相法皆是情見若言卽心卽佛者如兎馬有角非心非佛牛馬無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無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許寄作心師不師於心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故云佛有道心不離見聞覺知皆屬因緣而有皆是照物而有不可常照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離有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無衆生名與麽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見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眞理一

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卽被陰拘。便有衆生名。有佛名。佛出世。世來喚作三界智人。只如未出世時。喚作什麼。佛出世只令人會道。道體非凡聖。喚作還源歸本。體解大道。今日既如是會道。卽無量劫來。六道四生。皆有去來。是暫時行履處。先聖本行集云。我無所不行。一切衆生。雖在如是行處爲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爲在纏。不得自在。暫時歧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衆生妄想物。無不住。豈況理能遷變。今既如是會。卻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爲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密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

摧剉得五種貪。二種欲。不守住聲聞。隨於劫數。所以諸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爲了因了六波羅蜜空體者。個受用所以不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卽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被因果隔。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聖訶他爲內見外見情量不盡。二障二愚。所以見河能漂香象。眞理無形。如何知見。大道無形。理絕思量。今日行六波羅蜜。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勤莊嚴。亦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

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終此字應是作字始得自在所以天魔外道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修行人境界皆屬明句若會本來非凡物卽水不能洗水何以故本來無物故經云我王庫中實無如是刀又大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卽須對物他便妙用無人覺知喚作極微細透金色水塵菩薩所因喚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卽體不是明暗亦云無滲智又云無礙智若如是卽一切處拘我不得如今更別求建立

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衆生劣有佛聖救衆生求佛菩
提皆屬貪欲亦云破戒比丘與道懸隔大道無明未曾有
暗非三界攝非去來今如來藏實不覆藏師子何曾在窟
五陰本空何會有處所且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法無動搖
不依六塵故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是道心
不是佛如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個物且
本來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
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看
他池州崔使君問五祖大師云徒衆五百何以能大師獨

受衣傳信餘人爲甚麽不得。五祖云。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惟有能大師是過量人。所以傳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愚智。便告大衆總須記取。師云。記得屬第六識。不堪無事珍重。　又云暫時披垢膩之衣。來爲人說破。不是凡聖物他家早晚與人爲因。亦不會與人爲果。若與人爲因。卽不自在。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時。無人會得。若出世邊論。還許少分會。但以冥理自通。無師自爾。本自無物由是見聞覺知卽是報化。所以三十二相異體。故若離彼卽同如來報化佛。總打卻。何處存立。不是不許。只如彌勒

又作凡夫他熾然行六波羅密他家觸處去得因什麽便不許他他不會滯著凡聖所以那邊會了卻來這邊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好處卽認惡處卽不認爭得所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若知卽被知處所拘若不恁麽爭得不許他他者個定不會變異若不定卽屬造化也他那個早晚會變動所以十二分敎決定不是我我卽向十二分敎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敎是我卽受變也　又云大道一如無師自爾若能如如不變故不會逐報化非眞佛莫認

法身凡聖果報皆是影若認著卽屬無常生滅也粗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衆生名始有少分相應直向那邊會了卻來這裏行履不證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況三乘五性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又云心如枯木始有少許相應　又云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卽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密空處處無礙遊於地獄猶如變觀準法華變當作園　不可道伊不得作用衆生無量

劫來迷於本性不自了體雲塵暫翳著諸惡欲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暫時歧路不得自在種種受苦不自覺知乃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　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世壽八十七僧臘五十八

指月錄卷之八終

指月錄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

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卽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妙喜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云三個也有復頌云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

弄巧拙不到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隣、黃龍新云乎實道三個也有是死漢是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昭覺勤云一串穿卻、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　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煞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搕𢶍堆上了也、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秖是依他

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秖爲目前有物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大愚一日辭師師問甚麼去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

舉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
地秪有歸宗較些子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卻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
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為道路若是個漢必然別有生涯師入園取菜次乃
畫圓相圍卻一株語眾曰輒不得動著這個眾不敢動少
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眾僧曰這一隊漢無一個
有智慧底　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
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
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
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

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則途中授與。不授即世諦流布。師有頌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眾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個眼還聾。取個耳還聾。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

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秖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寂寂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欲驗師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　大愚芝云此二人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英邵武舉此問法昌遇云此個公案作麼生過便打英云一場懡儸遇云你試下轉語英云一狀領過遇云矮子看戲、

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師夢神人告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爲帝王師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厭

壽何曾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怪師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以據也（幻寄曰道流還識大梅意麼作麼生是涅槃樂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云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雪竇顯云這漢生前鹵莽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腳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池州曾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潛麼

驢年去。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秖如曾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個。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徑山杲云曾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饑喫甚麼飯。

洑潭常興和尚。向南泉至見師面壁。泉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妙喜曰也須驗過。

洑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

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

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

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山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麽師言下大悟乃拗

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個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為復薦得自己。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為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眾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而化。

幽州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

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盤山寶積　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曉師曰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曰口上著　白雲端頌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

皎處方知千聖不能傳、徑山杲頌不傳不然海口難宣崑崙頂上駕起鐵船。上堂夫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妙喜云千年常住一朝僧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妙喜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正法眼藏作二則已下語不錄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跡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涅槃并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掩室開頌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愚谷園頌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雪竇顯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二句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麻谷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

急個甚麼。祖曰看水。　師同南泉歸宗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處住。婆曰秖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常患門徒誦大寂卽心卽佛之談不已。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眾曰。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虛堂愚頌云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卻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卻門仰歸舉似潙山潙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

識得他。

西堂智藏禪師。與百丈南泉同入大寂之室。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麽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卻問師。馬大師有甚麽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普請次。師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麽。曰。相救相救。師曰。大眾這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異類中行。爭奈龍頭蛇尾。敢問大眾。因果歷然一句作麽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否則善星生陷墜。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

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卻那。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

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跡藏用。人莫能識。潛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呈馬祖。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因尋訪依附。師謂曰。我不會禪。并無一法可示於人。僧問。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眾皆茫

然。法眼云是卽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卻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卻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不

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卻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尙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上堂諸人幸自好個無

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物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

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
珍重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
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
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
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曰心是佛不用將
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
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
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
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為

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卽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

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為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會通。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

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
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
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
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
俱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
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旣無心可用
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
卓錐之地甚麼處聚衆來老僧尚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
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卻

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講止觀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　維摩座

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

淨者本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跡用從跡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跡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甚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入井救人　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

現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跡。師曰若無蹤跡明知上來語不混　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張湯兒時詰鼠案、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

菩提同無明為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固知南宗實不可測

問三教同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個甚麽。宗曰。似個猫兒。宗卻問師。師曰。似個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個大蟲。大溈智云。三個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察取這大蟲始得。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飯。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麽。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個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個。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麽道。還有免得麽。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師後告眾云。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云。忽然驀地更是好笑。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眾生若病。即非眾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菴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投祖出家 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箇卻是好手雪竇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唱曰看箭又云中也 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

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畱與諸上座道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叅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

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
幾合放過。

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獮猴。外有獮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獮猴睡著。外獮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何處有中邑也。信相宗

顯禪師畢至與汝相見了也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個譬喻中邑大似個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賣未免心中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示眾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出問曰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　又示眾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乃掀禪牀師便打雪竇顯云兩個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貶上說

甚麼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爲甚不貶上竇便打、長慶代云悄然、妙喜拈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汾州無業禪師謁馬祖祖覩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鬧、高僧傳云馬祖謂師曰只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更有別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師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衆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

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座。此即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法空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贊公述此。不知其所自來。中不載正鬧語。尤不可曉。姑附錄。廣聞見。　師既住後。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擊節錄。舉僧問汾州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國師云。莫妄想。雪竇拈云。塞卻鼻孔。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云。即心是佛。雪竇拈云。拄卻舌頭。圜悟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卻。鼻孔又塞卻。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　又云。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鐺中煮飯。喫過

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塗如短販人　又云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稜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情聖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煑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卻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

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迴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界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個半個。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卻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

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
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
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
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
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借等曰汝等
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
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
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
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

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法師無語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秖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又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尙不奈何師卻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

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妙喜曰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師卻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　有僧乞置塔李翺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尸搭下過又作麽生僧無對卻特詣師舉前語請答師曰他得大闡提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眾生。曰既非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問道在何處。師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常州芙蓉太毓禪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

日坐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卻。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蒙安樂。

利山和尚。僧問。眾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為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為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為甚麼卻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

日。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個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矢上加尖旁觀嘔噦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明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

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于此有省昭慶其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過于相公可中草窠裹若撥[illegible]個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煆了金麼

五臺山隱峰禪師鄧氏子。屢參馬祖石頭法席後於馬祖言下相契　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　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

向秖劃得這個不劃得那個頭提起劃子。師接得便作劃草勢頭曰汝秖劃得那個不知劃得這個師無對洞山云還有推阜麼

師推車次馬祖展脚右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到南泉值衆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卧勢溈便歸方

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即不打於時大眾默然師便打一下　法眼益云鄧隱峰奇怪甚奇怪要且不打著又云其時一眾出自偶然翠巖芝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去雪竇云果然果然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鬭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眾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

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荼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龜洋無了禪師。嘗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鹿得脫去。將示化。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色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卻本來

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於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薫傾城瞻禮遂塔於龜洋（隱峰無了皆於化後假四大說法）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卻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

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驗他。要圓前話。　中菴空頌云。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卻成三二一。直饒會盡大衍筭。招指巡爻數不出

幻寄曰。大小諸祖師。俱說不了話。若問如何是了話。咄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卻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

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秖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世音。空音

湛頌云、僧來展具已輸籌、常念觀音獨不休、雕虎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磕破鐘樓、

烏臼和尚。烏臼和尚与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与曰。江西。師便打。与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個師僧秖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是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顚倒、只

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圓悟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只見烏臼放行、要明烏臼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并須喫棒、

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個漢。僧禮拜。師曰。卻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佛性泰頌、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還扶、交互爲賓主相將八

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與爾、 雪竇頌呼卽易遣還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幻寄日多少人在雪竇頌上敲磚打瓦不知雪竇命脈在烏臼棒頭上、

石臼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鎭州金牛和尚每日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誨因僧問云

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卻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 圜悟勤云且道大光云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 雪竇顯頌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卻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

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僧問眞淨。如何是道。眞淨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室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妙喜曰。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卻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卻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這個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個破笠頭

遮卻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則川和尚摘茶次。龐蘊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卻茶籃。便歸方丈。雪竇曰。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拶下幞頭。誰敢與作龐居士、

一日在方丈內坐。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卻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

茶士作舞而出。達磨一宗。掃地盡矣。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卻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秖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置釜中。妙喜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卻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

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做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椑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

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卻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卻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

僧問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
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
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
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谿行五
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
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
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
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

我才從入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絶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庵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濠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曰。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僧曰。某甲且過。但聞鹽貴米賤。甚無奇特事。師曰。我這裏也只如此。粗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這裏覓個甚麼。僧曰。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曰。賴你不會。若會我即輸汝一半道理。首座晚間上問曰。和尚適來勘僧。爲甚麼道輸汝一半道理。師云。賴得汝舉。老僧洎合忘卻。首座曰。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即忘前失後。我又失後忘前。座方去。師喚。轉曰。卻不得舉著。近日師僧但說鹽貴米賤。并不將佛法爲事。頻頻舉著。喪卻你性命不難。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大慧

語錄云、士初謁馬祖、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祖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士於言下頓息諸緣、遂向南嶽見石頭云云、與此少異、　至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劃地作七字、霞於下劃個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或作士以拄杖

畫地作七字。於下畫個一字。曰

因七見一。見一總七。霞便起去　偈。心如境亦如。無實亦

無慮。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即

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

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　圜悟舉此偈云。且道殺個

甚麼。殺眾生物命、凡夫見

解。殺六賊煩惱、塵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

分上畢竟殺個甚麼。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個甚麼。師曰

大有人疑著。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蹤時如何。悟

曰未有金剛王寶劍在。圜悟又云。只如護生須用殺。且道

殺個甚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殺

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

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

意。嶮若向個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管取坐

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卻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糸妙理。性殊勝奇特。潔淨剗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合作麼生。還委悉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　中峰本云。莫是殺人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

士悟後。以舟盡載珍稾數萬。沉之湘流。舉室修行。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

徑山杲示羅快然云。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個士人。謂之無為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者兩個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謂之海印

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卽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向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繢裏、若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繢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繢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繢裏要出三老圈繢則易、要出妙喜圈繢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卻緩緩地來爲你說破、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士一日庵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

若以心意識博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卻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注腳了也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徑山杲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士賣竹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

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子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去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

土語錄載無名子序。焚棄江湖下復云。旋遣使人報諸妻子。妻聞之曰。這愚癡女與無知老漢不報而去是何忍也。因往告子。見斸畬曰。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鉏應之曰嗄。良久亦立而亡。去母曰。愚子癡一何甚也。亦以焚化。衆皆奇之。未幾其妻乃徧詣鄉閭告別歸隱。自後沉跡邈然。莫有知其所歸者。其事更奇卓。并志之此。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出家。納戒衡嶽。博

青原

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

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法雲秀云。石頭有個無孔鐵椎。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喫交。有甚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五祖演云。老僧在衆日。聞兄弟每商量道

卽心卽佛也不得不卽心卽佛也不得若恁麽說話敢稱
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畧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
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徑山杲云好個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侍奉三年一
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麽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
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
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
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
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
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麽曰一物不
爲頭曰恁麽卽閒坐也曰若閒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

不為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住藥山。後海眾四集。遵布衲浴佛。師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

長慶云。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眾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黃龍南禪師住同安日。示眾云。今朝四月八。我佛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舉浴佛公案云。大眾。古人再示一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眾中商量。或有道。這個是銅像。那個是法身。銅像有

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靠倒、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懡㦬。又云、古德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個、便道把將那個來、正是隨聲逐色、𢿘他言句上、他圈䙡。藥山見伊不會、所以便休。又道、藥山𢣿麼來、早是無事生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卻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燌。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強生分別、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少許粗浮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幻寄曰、同安且須自檢。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何異他逢場作戲、何高何低、三十年後求錯舉者、便是幻寄。

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案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

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草堂清頌云雲巖寂寂無窠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意閒行閒坐任榮枯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秖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秖恁麽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個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麽師曰我有個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麽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

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雪竇顯拈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復頌云麈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復高聲云看箭　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卻自看師曰我秖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汾陽昭頌徹底更何疑覷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　師看經次柏巖云和

尚休猓人得也師捲卻經云日頭早晚巖云正當午也師云猶有這文彩在巖云某甲無亦無師云汝太煞聰明巖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師與道吾說著溪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會展他書卷　師晚叅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眾　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　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這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為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卻被藥山瞞　昭覺勤云夾山

卽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伊道龍遇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個事麼。士曰某甲秖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個一乘問宗今日失卻也。師曰是是。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 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

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　問僧年多少

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個不思量底。曰

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問己事未明。乞和尚

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秖宜汝於言下

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

口。免相累及。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贄行者問。甚處來。曰

藥山來。甘曰。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

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必不受此主。歸納䟽。師

問曰。子歸何速。主舉前話。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遂送還。甘曰。由來有人。益金以施。師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眾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妙喜曰。葛藤不少。）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眾說話。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妙喜曰。笑殺人。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卻須歸去。汝若歸鄉。示汝個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

一粒米。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卻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　李初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師。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

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罔測玄旨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上堂祖師秖教保護若貪嗔起來切須防

禦。莫教振（直庚反）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卻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卻言語。我今為汝說這個語顯無語底。他那個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甚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卽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

律師說甚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卽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疏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卽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隨諸趣第一不得棄這個這個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個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

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麽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閑須知珍重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示寂𠯗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弟子奉全身塔於院東隅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遇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

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　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保甯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卽且置。且道丹霞眉毛還在也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　眞淨上堂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卽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取拄杖。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以致斯禍。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僧問雲峰悅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峰曰。橫三豎四。曰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峰曰。七通八達。　僧舉問天甯卓。甯曰。猫兒會上樹。僧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甯曰。惜取眉毛。　僧問雲峰上

志璿、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雲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雲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雲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文殊道頌云、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便求仙、昨夜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謁南陽忠國師、初見國師語、具國師章中、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卻前進、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

士塗牛嬭。蔣山勤云、丹霞從猫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茱籃、當處發生、提起茱籃、隨處滅盡、居士云、赤土塗牛嬭、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師曰。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

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卻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士來訪師。於師前立少時便出去。師不顧。士卻來坐。師卻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師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師曰。引得個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引。師拈起士幞頭曰。恰似個師僧。士拈幞頭安師頭上曰。恰似個俗人。師應諾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師

拋下幞頭曰。恰似個烏紗巾。士亦應諾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解恁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爭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且不

知老應作者僧落處。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雪竇顯頌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
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汾陽昭代僧云
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保甯勇代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
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秖教切須自保護。
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
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
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
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
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

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卽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爲生。無事珍重。 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去。

潭州大川禪師。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帀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卽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

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幻寄云、這僧中大川老奪卻還丹霞毒手、洞山道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如今分也、是玉是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個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卻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妙喜曰、且道大顛悟得個甚麼、　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踢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卻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卻

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住後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秖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

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個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汾陽昭頌云。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聞。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

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卽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顚老野狐。不會孤負人。

韶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

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
足。師禮拜頭曰汝見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
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系覺徵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爲甚麼請它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師見僧問訊次師曰
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
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卻好　龐居士到師陞
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卻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
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搊住
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卻問適來這僧還

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個甚麼。士曰。阿師秖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　僧參遶禪牀一帀。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帀。師曰。卻是恁麼時。不易道個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卻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卻遶禪牀一帀。僧曰。不惟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

來曰九華山控石菴師曰菴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個師僧也難得　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竪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　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

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麽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料想不由別人。　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爲甚麽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僉錐。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云。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麽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

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云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鎗勢僧卻把住云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個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

生頭曰蠢動含靈卻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麽卻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麽

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跡異常人莫能測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

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卻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
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米卻拽轉禪牀便坐師乃
遶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卻拽倒禪牀領眾便出　訪龐
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
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
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
理卻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
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卻門曰多
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

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一日問龐居士是個語言古今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士曰甚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而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

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氷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甯殺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南嶽青原宗派未定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食飲父母不得已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塚離諸怖畏謁徑山

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復謁馬祖重印前解依止二夏後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妙喜曰且道悟得個甚麼）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師接之無加禮裴愈歸向　元和丁

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

嗣石頭住城東弟子三人慧眞文賁幽閑協律郎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能潭列師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漢子玉之胄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

結草爲廬。節使來訪師不爲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焰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師　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尙

當時被節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林間録作十三年戊戌。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夏。○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又唐闢人歸登南嶽碑。圭峰荅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逵觀頴。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辯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叅同。謂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且藥山叅石頭。頭謂因緣當在馬祖處。後於馬祖處大悟。而竟嗣頭。皆釋迦之脩。何彼此。是分析耶。

指月錄卷之九終

指月錄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

（南嶽）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臺。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屏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

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媼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與辭去媼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旁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參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見百丈章)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

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碧巖集載師參丈不爲別事。後云丈因深器之次日辭丈。丈云何處去。師云禮拜馬大師去。丈云大師已遷化去也。圜悟云你道黃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師云某甲特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丈舉再參被一喝三日耳聾語。師聞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去否。師曰不然今日因聞師舉見得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圜悟又云你道黃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再參公案已見百丈章而此復錄以圜悟拈語也事之異同所不必論　添鉢公案會元頌古統要皆作臨濟此從古尊宿語錄及林間錄入師章中　丈

一日因普請開田回。問師曰。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眾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師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溈山云、欺敵者亾、仰山云、不然、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郎便於第二位坐、令黃蘗一生

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妙喜曰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儹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聾。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粗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隨後又掌。

師會散眾在洪州開

元寺。裴相國休。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問寺主。這裏是甚麼。寺主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語。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徑山杲禪師因李參政到山。舉此公案。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眞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卽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裴一日托一尊佛

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裴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去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裴既領旨復博綜教相以弟子禮事師以昆仲友圭峯嘗親書大藏經五百函所製法苑文字諸方重之）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

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羺羊聲來。師曰。羺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羺羊跡來。師曰。羺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羺羊蹤來。師曰。羺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羺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羺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秖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師一日提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 師上堂。大眾纔集。師拈拄杖一

時打散復召大眾眾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眾不散師卻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眾開化為甚麼卻道無禪師師曰

不道無禪。祇是無師。潙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云。此實難辨。五祖戒

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竪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

師。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衲僧拶著。失却

一隻眼。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又頌。身上

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

君註破了。佛鑑懃頌。黃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

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佛慧泉頌。無師

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春已深。落花亂

點莓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

䒑色。

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

有從老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

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

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麽。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麽。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珍重。

示裴公美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

惟此一心卽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卽是佛。佛卽是衆生。爲衆生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卽施。緣息卽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卽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擧心動念。卽乖法體。卽爲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卽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

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眞佛。佛與眾生一切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眾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淸淨光明解脫之相。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

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眞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卽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

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卽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眞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秖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卽心。心外無法。

此心卽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卻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秖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秖證原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卻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卽是心

心佛不異故云卽心卽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惟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卽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秖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為諸佛理論者個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為無為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卽得若用心擬學取卽

轉遠去若無歧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卽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法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

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個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嘗說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

心求一切衆生卽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卽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卽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個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刦修亦秖得個報化佛與你本源眞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卽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

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空卻見聞覺知卽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卽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喻法身卽虛空

虛空卽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
知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
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
卽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
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
離一切相卽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亡乃是眞
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
知空本無空唯一眞法界耳　問如何是見性云性卽是
見見卽是性不可以性更見性聞卽是性不可以性更聞

性。秖你作性見能聞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礙。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時。且衆生不見佛。佛不見衆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衆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來。無能所見。既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

出世與衆生說法。迦旃延祇爲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
名訶責分明道。一切法本來無縛。何用解他。本來不染。何
用淨他。故云實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祇成是非心染淨
心。學得一知一解。遶天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
誰強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　問旣言
性卽見。見卽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劑限。云何隔物卽不
見。又於虛空中近卽見。遠卽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
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
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

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秖為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卻前物始擬得見者。卽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甚麼意旨。　問。佛窮得無明否。師云。無明卽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秖無所得。名為坐道場。云無明者。為明為

暗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秖是本明。不明不暗秖者一句子。亂卻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惠（當作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薩出來。一跨跨卻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孔。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云既是學不得。為什麼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卽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

寂滅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舉足即佛下足即眾生諸佛兩足尊者即理足事足眾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今念念學佛即嫌著眾生若嫌著眾生即是謗他十方諸佛所以佛出世來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秖教來除卻從來學心見心除得盡即不墮戲論亦云搬糞出秖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眾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入我曹溪門下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我以無行為我法門秖

是一心門。一切人到這裏。盡不敢入。不道全無。秖是少人得。得者卽是佛。珍重。　夫學道者先須併卻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聞甚深法。恰似清風屆耳。瞥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爲甚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佛。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決人到者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魔非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卽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

空作空見者即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爲極果此對三賢十聖人言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愛煩惱無明便道佛是覺衆生是妄若作如是見解百劫千生輪迴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爲謗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衆生不暗法無明暗故佛且不強衆生且不弱法無強弱故佛且不智衆生且不愚法無愚智故是你出頭總道解禪開

著口便病發。不說本秖說末。不說迷秖說悟。不說體秖說用。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卽非法。非法卽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卽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卽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瞥起。千重關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

住既若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作麽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你道遠看時秪在目前你擬趁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來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卽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極也據我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是衆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

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即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即不無不無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眞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甚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者個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自爾故衆生即佛佛即衆生衆生與佛元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爲無爲元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

體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恆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處有佛度衆生何處有衆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卽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眞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爲指葉爲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衆若天若人皆見掌

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者個意始得故達磨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秖覓得可大師一人密傳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心以法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眞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卽便是本源自性天眞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

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秖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卽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者箇人不可得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至若成佛時主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秖教你莫覓覓便失卻如癡人山上叫一

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趁及乎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生萬刼秖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卽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鄰房也　上堂云卽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惟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卽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

師云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卽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卻如許多種妄想性自

本來清淨卽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卻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卽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秖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墜卻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誌公云未逢

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爲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卽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秖是隨意而生經云菩提有意生身是也忽（疑訛）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并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

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卻。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是除去胸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祇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

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卽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秖得個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軍。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眞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疑訛）。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眞佛無口。不解說法。眞聽無耳。其誰聞

乎。珍重。　又云。但無一切心。卽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你但離卻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爲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　又云

你如今一切時中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個入頭處自然會去爲有貪瞋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淸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爲中

下根人說。卽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　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敎。并爲化城。言寶所者。乃眞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旣是化城。何處爲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卽有方所。非眞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卽是。　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　凡人多爲境礙心。事

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為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

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　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卽印不成文。印著物。卽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卽無心。得卽無得。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

根。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
亦無無知解。 問秖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
心乎。師云。甚麼心敎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秖是個照境
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秖是形像。
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
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
謾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
何用照。你莫開眼寱語去。 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

見被眾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了期　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祇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眾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眾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麽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祇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眾生見

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卽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卽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卽無生如卽無滅如卽無見如卽無聞如來頂卽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喩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同識海流轉若飄蓬　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

亦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　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惟一眞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

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惟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　問教中云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者如何師云若以三無數劫修行有所證得者盡恒沙劫不得若於一剎那中獲得法身直了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卻成迷道道無

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　問從上來皆云卽心是佛未審卽那個心是佛師云你有幾個心云爲復卽凡心是佛卽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卽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尙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卻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

卽心是佛一念情生卽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尙所言卽者是何道理師云覓甚麽道理纔有道理便卽心異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秖爲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卽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你道卽卽若不卽心亦不心可中心卽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秖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爲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

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卽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問和尚現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

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卽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卽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卽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秖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爲衆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者個法若爲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個慈

悲若爲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悟自心究竟無益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爲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爲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

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相承叅禪學道如何師云接引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即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此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師云

若不覓便休。即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麽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會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這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為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為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為他有心。是有為法。所修所證將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秖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見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為求衣為求法明上座云不為衣來但為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

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阿難三十年為侍者。秖為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也難消。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眾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

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眞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

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只得三個五個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卻誰能累劫受餘殃　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諡斷際

禪師。

指月錄卷之十終

